

後漢書

范曄著

923
34464



後漢書卷九十四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子 賢 注

吳延史盧趙列傳第五十四

吳祐傳

吳祐字季英祐音又續陳留長垣人也父恢為南海太

守恢或作悞音徒濫反祐年十二隨從到官恢欲殺青簡以寫經

書殺青者以火炙簡令汗簡義見劉向別錄也祐諫曰今

大人踰越五領領者西自衡山之南東至于海一山之

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是為五領鄧德明南康記曰

也始安越城五也裴氏之說則為審矣

遠在海濱其俗誠陋然舊多珍怪

上為國家所疑下為

權威所望

希望其贈遺也

此書若成則載

之兼兩

故稱兩也

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微

名

微要也音江堯反

前書曰王陽好車馬衣服鮮明而

傳王陽能

作黃金

過囊橐時人怪其奢伏其儉故俗

吳氏世不乏季子矣

季子謂札也

及年二十喪父居無擔石

而不受贍遺常牧豕於長垣澤中

續漢書曰年四十餘乃為郡吏也

行

吟經書遇父故人謂

曰卿二千石子而自業賤事縱子

無恥奈先君何祐辭

謝而已守志如初後舉孝廉

陳留耆舊

傳曰太守冷宏召補

學宏見異之擢舉孝廉將行郡中為祖道祐越壇共小

史雍邱黃真歡語移時與結友而別祖道之禮封土為

曰祖道者行祭為道路祈也周禮大馭掌王玉路以祀

及犯軼注云犯軼者封土象山於路側以芻棘柏為神

主祭之以車轆軼而去喻無險難。劉放曰注功曹以

以芻棘柏案禮記云菩芻棘柏此少一菩字也祐倨請黜之太守曰吳季英有知人之明卿且勿言真

後亦舉孝廉除新蔡長世稱其清節謝承書曰時公沙

穆來遊太學無資糧乃變服客傭為祐賃舂祐與語大

驚遂共定交於杵臼之間祐以光祿四行遷膠東侯相

漢官儀曰四行敦厚質樸遜讓節儉也時濟北戴宏父為縣丞宏年十六

從在丞舍祐每行園常聞諷誦之音奇而厚之亦與為友卒成儒宗知名東夏東夏東方也尚書官至酒泉太

守

濟北先賢傳曰宏字元襄剛縣人也年二十二為郡督郵曾以職事見詰府君欲撻之宏曰今鄙郡遭明

府咸以為仲尼之君國小人少以宏為顏回豈聞仲尼有撻顏回之義府君異其對即日教署主簿也

政唯仁簡以身率物民有爭訴者輒閉閤自責然後斷

其訟以道譬之或身到閤里重相和解自是之後爭隙

省息吏人懷而不欺嗇夫孫性私賦民錢續漢書曰賦錢五百為父

市單衣市衣以進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

促歸伏罪性慙懼詣閤持衣自首祐屏左右問其故性

其談父言祐曰掾以親故受污穢之名所謂觀過斯知

仁矣論語載孔子之言也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又安邱男子

母邱長與母俱行市道遇醉客辱其母長殺之而亡安

邱追蹤於膠東得之祐呼長謂曰子母見辱人情所恥

然孝子忿必慮難動不累親論語孔子曰忿思難又曰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

親非今若背親逞怒若汝也白日殺人赦若非義刑若

不忍將如之何長以械自繫在手曰國家制法囚身犯

之明府雖加哀矜恩無所施祐問長有妻子乎對曰有

妻未有子也即移安邱逮長妻妻到解其桎梏使同宿

獄中妻遂懷孕至冬盡行刑長泣謂母曰負母應死當

何以報吳君乎乃齧指而吞之含血言曰妻若生子名

之吳生言我臨死吞指為誓屬兒以報吳君因投縲而

死謂以繩為縲投之而祐在膠東九年陳留耆舊傳曰祐處同僚無私

書之問上司無賤檄之敬遷齊相大將軍梁冀表為長

史及冀誣奏太尉李固祐聞而請見與冀爭之不聽時

扶風馬融在坐為冀章草祐因謂融曰李公之罪成於

卿手李公即誅卿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冀怒而起入

室祐亦徑去冀遂出祐為河間相因自免歸家不復仕

躬灌園蔬以經書教授年九十八卒長子鳳官至樂浪

太守少子愷新息令鳳子馮鮑陽侯相鮑陽縣屬汝南郡音紂皆

有名於世陳留耆舊傳曰鳳字君雅馮字子高

延篤傳

延篤字叔堅南陽犍人也犍音昌猶一及故城在汝州魯山縣東南也少從潁

川唐溪典受左氏傳

先賢行狀曰典字季度為西鄂長風俗通曰吳夫槩王奔楚封堂谿

因以為氏典為五官中郎將唐與堂同也

旬日能諷誦之典深敬焉

先賢行狀曰篤

欲寫左氏傳無紙唐

溪典以廢賤記與之篤以賤記紙不可寫傳乃借本諷之糧盡辭歸典曰卿欲寫傳何故

辭歸篤曰已諷之矣典聞之歎曰嗟乎延生雖復端木

聞一知二未足為喻若使尼父更起於洙泗君當編名

七十與游夏爭匹也

又從馬融受業博通經傳及百家之言能著

文章有名京師舉孝廉為平陽侯相到官表龔遂之墓

立銘祭祠擢用其後於畎畝之間

前書龔遂山陽南平陽人為勃海太守南

平陽故城在今兗州鄒縣

以師喪棄官奔赴五府並辟不就桓帝以

博士徵拜議郎與朱穆邊韶共著作東觀稍遷侍中帝

數問政事篤詭辭密對

穀梁傳曰故士造辟而言詭辭而出范甯注云辟君也詭辭而

出不以實告人也動依典義遷左馮翊又徙京兆尹其政用寬

仁憂恤民黎擢用長者與參政事郡中歡愛三輔咨嗟

焉先是陳留邊鳳為京兆尹亦有能名郡人為之語曰

前有趙張三王前書趙廣漢張敞王遵王章王駿俱為京兆尹也後有邊延二

君時皇子有疾下郡縣出珍藥而大將軍梁冀遣客齎

書詣京兆并貨牛黃吳普本草曰牛黃味苦無毒牛出入膽中如雞子黃神農本草曰療驚癩除邪逐鬼篤發書收客曰大將軍椒房

外家而皇子有疾必應陳進醫方豈當使客千里求利

乎遂殺之冀慙而不得言有司承旨欲求其事篤以病

免歸教授家巷時人或疑仁孝前後之證篤乃論之曰

免歸教授家巷時人或疑仁孝前後之證篤乃論之曰

觀夫仁孝之辯辯爭也紛然異端互引典文代取事據代

也篤厚也可謂篤論矣篤厚也夫人二致同源總率百行二致仁孝也易

繫辭曰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也非復銖兩輕重必定前後之數也而

如欲分其大較較猶體也而名之則孝在事親仁施品物

施物則功濟於時事親則德歸於己於己則事寡濟時

則功多推此以言仁則遠矣然物有出微而著事有由

隱而章近取諸身則耳有聽受之用目有察見之明足

有致遠之勞手有飾衛之功功雖顯外本之者心也遠

取諸物則草木之生始於萌芽終於彌蔓枝葉扶疏榮

華紛縟說文曰縟繁綵飾也末雖繁蔚致之者根也夫仁人之有

孝猶四體之有心腹手足也枝葉之有根本也聖人知

之故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左氏傳趙簡子問子

太叔何謂禮對曰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為

地之性孔子取論語載有然體大難備物性好偏故所施不

仁之本與若之詞也同事少兩兼者也如必對其優劣則仁以枝葉扶疏為

大孝以心體本根為先可無訟也或謂先孝後仁非仲

尼序回參之意論語孔子曰參也魯回也其庶乎言庶

曾參不得不蓋以為仁孝同質而生純體之者則互以

賢於顏子或為稱虞舜顏回是也仁或若偏而體

虞舜顏回純德既備或

仁或

若偏而體

之則各有其目公劉曾參是也

史記公劉后稷曾孫也
能修復后稷之業務耕

種行地宜百姓懷之多從而保歸焉故公劉以仁紀德
會參以至孝稱賢此則各自為目不能總兼其美也

夫曾閔以孝悌為至德

曾參閔損也

管仲以九合為仁功

論語

孔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如其仁如其仁九合者謂再會於鄆兩會於幽又會榿首止戴甯

母洮葵邱也

未有論德不先回參考功不大夷吾以此而言

各從其稱者也前越巒太守李文德素善於篤時在京

師謂公卿曰延叔堅有王佐之才奈何屈千里之足乎

欲令引進之篤聞乃為書止文德曰夫道之將廢所謂

命也論語孔子曰道之將廢也與命也流聞乃欲相為求還

東觀來命雖篤所未敢當吾嘗味爽櫛梳坐於客堂孔安

國注尚書曰昧朝則誦義文之易虞夏之書公攝政七年制禮作樂班固東公旦之

典禮覽仲尼之春秋周都賦曰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

詠殷周之詩講義文之易論孔氏之春秋也夕則消搖內階詠詩南軒楚詞

逸注云軒樓板也王百家眾氏投間而作言誦經典之餘

也百氏洋洋乎其盈耳也洋洋渙爛兮其溢日也渙爛文章貌也

紛紛欣欣兮其獨樂也當此之時不知天之為蓋地之

為輿宋玉大言賦曰方地不知世之有人己之有軀也

雖漸離擊筑傍若無人說文曰筑五絃之樂也沈約宋

云高漸離擊筑案今筑形似箏有項有柱史記荆軻至

燕日與屠狗及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

已而相泣人高鳳讀書不知暴雨事見逸方之於吾未足

况也且吾自束脩已來

束脩謂束帶脩飾鄭元注論語曰謂年十五已上也

為人

臣不陷於不忠為人子不陷於不孝上交不諂下交不

黷

易繫辭之文也

從此而歿下見先君遠祖可不慙赧

色媿曰赧音女

版反如此而不以善止者恐如教羿射者也

史記有養由基者善射者

也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而百中之左右觀者百餘

人皆曰善射有一人立其旁曰善可教射矣養由基怒

釋弓搯劍曰客安能教我射乎客曰非吾能教枝左誦

右也夫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之不以善息少

焉氣衰力倦弓撥矢鉤一發不中者百發

慎勿迷其本

盡息此言羿者蓋以俱善射而稱之焉

奔其生也後遭黨事禁錮

錮謂閉塞

永康元年卒於家鄉里

圖其形於屈原之廟

屈原楚大夫抱忠貞而死篤有志行文色彩故圖其像而偶之焉篤

論解經傳多所駁正後儒服虔等以為折中所著詩論

銘書應訊表教令

訊問也蓋客難之類

答

凡二十篇云

史弼傳

史弼字公謙陳留考城人也父敞順帝時以佞辯至尚

書郡守

續漢書曰敞為京兆尹化有能名尤善條教見稱於三輔也

弼少篤學聚徒

數百仕州郡

謝承書曰弼年二十為郡功曹承前太守宋訢穢濁之後悉條諸生聚斂姦吏百餘

人皆白太守埽迹還縣高名由此而興

辟公府遷北軍中候是時桓帝弟

渤海王惺素行險辟僭傲多不法弼懼其驕悖為亂乃

上封事曰臣聞帝王之於親戚愛雖隆必示之以威體

雖貴必禁之以度如是和睦之道興骨肉之恩遂昔周

襄王恣甘昭公

甘昭公王子帶周襄王弟也食邑於甘謚曰昭左傳曰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

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王鄭也孝景皇帝驕梁孝王

復之遂以狄師攻王王出適鄭也

梁孝王景帝弟竇太后少子愛之賜天子旌旗出警入

蹕景帝常與王宴太后前日千秋萬歲後傳王爰盎謀

不許遂令人而二弟階寵終用敦慢卒周有播蕩之禍

刺殺盎也

漢有爰盎之變竊聞渤海王惺憑至親之屬恃偏私之

愛失奉上之節有僭慢之心外聚剽輕不逞之徒剽悍也逞

快也謂彼侵枉不快之人也左傳內荒酒樂出入無常

曰率羣不逞之人剽音疋妙反

所與羣居皆有口無行有虛言無或家之弃子或朝之

斥臣必有羊勝伍被之變前書羊勝勸梁王求漢嗣州

伍被勸淮南王謀反誅也

司不敢彈糾傅相不能匡輔陛下隆於友于不忍遏絕

友親也尚書曰

惟孝友于兄弟恐遂滋蔓為害彌大滋長蔓延也乞露臣奏

惟孝友于兄弟

恐遂滋蔓為害彌大

乞露臣奏

宣示百僚使臣得於清朝明言其失然後詔公卿平處其法法決罪定乃下不忍之詔臣下固執然後少有所許如是則聖朝無傷親之譏勃海有享國之慶不然懼大獄將與使者相望於路矣臣職典禁兵備禦非常而妄知藩國干犯至戚罪不容誅不勝憤懣謹冒死以聞帝以至親不忍下其事後慳竟坐逆謀貶為癭陶王弼遷尚書出為平原相時詔書下舉鉤黨鉤謂相連也郡國所奏相連及者多至數百唯弼獨無所上詔書前後切却州郡切急也却退也髡笞掾史從事坐傳責曰續漢志每州皆有從事史及諸曹掾史傳客舍也音知詔書疾惡黨人旨意懇惻青州戀反坐傳舍召弼而責

六郡其五有黨

濟南樂安齊國東萊平原北海六郡青州所管也青州在齊國臨淄見漢官儀

近國甘陵亦考南北部

桓帝為蠡吾侯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帝即位擢福為尚書時同

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二家賓客互相譏揣遂各樹朋徒漸成尤隙自是甘陵有南北部見黨人篇序也

平原何理而得獨無弼曰先王疆理天下畫界分境

疆界

也理正也左傳曰先王疆理水土異齊風俗不同

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也

人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

也 它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誣陷

良善淫刑濫罰以逞非理則平原之人戶可為黨相有

死而已所不能也從事大怒即收郡僚職送獄遂舉奏

弼會黨禁中解弼以俸贖罪得免

俸音扶用反

濟活者千餘

人弼爲政特挫抑彊豪其小民有罪多所容貸遷河東

太守被一切詔書當舉孝廉弼知多權貴請託乃豫勅

斷絕書屬

屬音之欲反

中常侍侯覽果遣諸生齎書請之并

求假鹽稅積日不得通生乃說以它事謁弼而因達覽

書

○劉敞曰案文說字當作詭謂詭譎也

弼乃大怒曰太守忝荷重任當

選士報國爾何人而僞詐無狀命左右引出楚捶數百

府丞掾史十餘人皆諫於廷弼不對遂付安邑獄卽日

考殺之侯覽大怒遂詐作飛章下司隸誣弼誹謗檻車

徵吏人莫敢近者唯前孝廉裴瑜送到崤澠之間大言

於道傍曰明府摧折虐臣選德報國如其獲罪足以垂

名竹帛願不憂不懼弼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

詩衛風也荼苦

菜也昔人刎頸九死不恨

刎割也楚辭曰雖九死其猶未悔也

及下廷尉詔

獄平原吏人奔走詣闕訟之又前孝廉魏劭毀變形服

詐為家僮瞻護於弼弼遂受誣事當弃市劭與同郡人

賣郡邸郡邸若今

行賂於侯覽得減死罪一等論輸左

校時人或譏曰平原行貨以免君無乃蚩乎陶邱洪曰

青州先賢傳曰洪字子林平原人也清達博辯

文冠當代舉孝廉不行辟太尉府年三十卒昔文王

牖里閔散懷金

牖里殷獄名或作羨亦名羨城在今相州湯陰縣北帝王紀散宜生南宮括閔

天學乎呂尚尚知三人賢結朋友之交及紂囚文王乃

以黃金千鎰與宜生令求諸物與紂史記曰閔天之徒

乃求有莘氏女驪戎文馬有熊九駟它奇怪物史弼遭

因殷孽臣費仲獻之於紂紂大說乃赦之也

患義夫獻寶亦何疑焉於是議者乃息刑竟歸田里稱

病閉門不出數為公卿所薦議郎何休又訟弼有幹國

之器宜登台相徵拜議郎侯覽等惡之光和中出為彭

城相會病卒裴瑜位至尚書先賢行狀曰瑜字雉璜聰

加必為成器醜議所指沒齒無怨也

論曰夫剛烈表性鮮能優寬仁柔用情多乏貞直吳季

英視人畏傷發言烝烝仍也似夫懦者而懷憤激揚

折讓權枉又何壯也仁以矜物義以退身君子哉法言

子於仁也柔語曰活千人者子孫必封前書王翁孺曰

於義也活千人者聞活千人者有封子孫吾所活者史弼頡頏嚴吏上下也終全平原之

千人後世其興乎

黨而其後不大不大謂子孫衰替也斯亦未可論也

盧植傳

盧植字子幹涿郡涿人也身長八尺二寸音聲如鐘少

與鄭元俱事馬融能通古今學好研精而不守章句融

外戚豪家

融明德皇后之從姪也

多列女倡歌舞於前植待講積

年未嘗轉眄融以是敬之學終辭歸闔門教授性剛毅

有大節常懷濟世志不好辭賦能飲酒一石時皇后父

大將軍竇武援立靈帝初秉機政朝議欲加封爵植雖

布衣以武素有名譽乃獻書以規之曰植聞嫠有不恤

緯之事

左傳曰范獻子曰人亦有言嫠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為將及焉杜預注曰嫠寡婦也織者

常苦緯少寡漆室有倚楹之戚琴操曰魯漆室女倚柱悲吟而嘯隣人見其心

之不樂也進而問之曰有淫心欲嫁之念耶何吟之悲

漆室女曰嗟乎嗟乎子無志不知人之甚也昔者楚人

得罪於其君走逃吾東家馬逸蹈吾園葵使吾終年不

愿菜吾西隣人失羊不還請吾兄追之霧濁水出使吾

兄溺死終身無兄政之所致也吾憂國傷人心悲而嘯

豈欲嫁哉自傷懷結而為人所疑於是褰裳入山林之

中見女貞之木喟然歎息援琴而絃歌以女貞之辭憂

自經而死。劉歆曰注以女貞之辭案文多一以字憂

深思遠君子之情詩序曰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夫士立爭友

義貴切磋孝經曰士有爭友身不陷於不義詩云如切如磋鄭元注云

誠如骨象書陳謀及庶人尚書洪範曰謀及詩詠詢于卿士謀及庶人也

芻蕘詩大雅曰先人有言芻蕘採薪者也植誦先王之書久矣

敢愛其瞽言哉無日則曰

反瞽今足下之於漢朝猶旦奭

之在周室建立聖主四海有繫論者以為吾子之功於

斯為重天下聚目而視攢耳而聽前書賈山曰使天下戴目而視傾耳而聽

也謂準之前事將有景風之祚景風解見和帝紀尋春秋之義

王后無嗣擇立親長年均以德德均則決之卜筮左傳

朝曰先王之命王后無嫡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古之制也今同宗相後披圖案

牒以次建之何勳之有豈橫叨天功以為己力乎叨貪也左

傳曰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也宜辭大賞以全身名又比世祚不競競疆

仍外求嗣可謂危矣而四方未甯盜賊伺隙恆岳勃

碣勃勃海也碣石山也特多姦盜將有楚人脅比尹氏立朝之

變左傳曰楚公子比恭王之子也靈王立子比奔晉靈王卒子比自晉歸楚立為君比弟公子弃疾欲篡其

位夜乃使人周走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子比乃自殺
王子朝周景王之庶子景王卒子猛立尹氏周卿士立
子朝奪位也宜依古禮置諸子之官徵王侯愛子宗室賢才

外崇訓道之義內息貪利之心簡其良能隨用爵之彊

幹弱枝之道也

以樹為喻也謂京師為幹四方為枝前書曰漢興立都長安徙齊諸田楚昭屈

景及諸功臣家於長陵蓋以武並不能用州郡數命植

疆幹弱枝非獨為奉山園也皆不就建甯中徵為博士乃始起焉熹平四年九江蠻

反四府選植才兼文武拜九江太守蠻寇賓服以疾去

官作尚書章句三禮解詁

詁事也言解其事意

時始立太學石經

以正五經文字植乃上書曰臣少從通儒故南郡太守

馬融受古學頗知今之禮記特多回冗

回冗猶紆曲也

臣前以

周禮諸經發起糝謬

糝粟不成喻義之乖僻也

敢率愚淺為之解詰

而家乏無力供繕寫上

繕善也言家貧不能繕寫而上也

願得將能書

生二人共詣東觀就官財糧專心研精合尚書章句考

禮記失得庶裁定聖典刊正碑文古文科斗近於為實

而厭抑流俗降在小學

古文謂孔子壁中書也形似科斗因以為名前書謂文字為小

也學中興以來通儒達士班固賈逵鄭興父子並敦悅之

興子衆也自有傳左傳曰郊穀悅禮樂而敦詩書也

今毛詩左氏周禮各有傳記

其與春秋共相表裏

表裏言義相須而成也前書云河圖洛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

表裏宜置博士為立學官以助後來以廣聖意會南夷反

叛以植嘗在九江有恩信拜為廬江太守植深達政宜

務存清靜宏大體而已歲餘復徵拜議郎與諫議大夫

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韓說等並在東觀校中書五經

記傳補續漢記言中書以別於外也帝以非急務轉為侍中遷尚

書光和元年有日食之異上封事諫曰臣聞五行傳曰

晦而月見謂之朏王侯其舒五行傳劉向所著朏者行

為君舒緩則臣驕慢故此謂君政舒緩故日食晦也春

日行遲而月行速也左氏傳曰日過分未至三辰有

秋傳曰天子避位時災於是乎君不舉避移時杜預

注曰避正寢言其相掩不過移時而間者日食自已過

午既食之後雲霧晦曖比年地震彗孛互見臣聞漢以

火德化當寬明近色信讒忌之甚者如火畏水故也案

今年之變皆陽失陰侵消禦災凶宜有其道謹略陳八

事一曰用良二曰原禁原其所禁而宥之也三曰禦癘防禦疫癘之氣四

曰備寇五曰修禮六曰遵堯七曰御下八曰散利用良

者宜使州郡覈舉賢良覈實也隨方委用責求選舉原禁

者凡諸黨錮多非其罪可加赦恕申宥回枉回邪也禦癘

者宋后家屬並以無辜委骸橫尸不得收葬疫癘之來

皆由於此宜勅收拾以安遊魂后以王甫程阿所構憂死父及兄弟並被誅靈

帝後夢見桓帝怒曰宋皇后何罪而絕其命已訴於天上帝震怒罪在難救也備寇者侯王之

家賦稅減削愁窮思亂必致非常宜使給足以防未然

脩禮者應徵有道之人若鄭元之徒陳明洪範禳服災

谷遵堯者今郡守刺史一月數遷宜依黜陟以章能否

縱不九載可滿三歲

書曰三載考績黜陟幽明孔安國注曰三年考功三年考九年能否幽

明有別升進其明者黜退其幽者此皆唐堯之法也御下者請謁希爵一宜禁塞

希求也遷舉之事責成主者散利者天子之體理無私積

宜宏大務蠲略細微

蠲除也

帝不省中平元年黃巾賊起

四府舉植拜北中郎將持節以護烏桓中郎將宗員副

將北軍五校士發天下諸郡兵征之連戰破賊帥張角

斬獲萬餘人角等走保廣宗植築圍鑿塹造作雲梯垂

當拔之帝遣小黃門左豐詣軍觀賊形執或勸植以賂

送豐植不肯豐還言於帝曰廣宗賊易破耳盧中郎固

壘息軍以待天誅帝怒遂檻車徵植減死罪一等及車
騎將軍皇甫嵩討平黃巾盛稱植行師方略嵩皆資用
規謀濟成其功以其年復爲尚書帝崩大將軍何進謀
誅中官乃召并州牧董卓以懼太后植知卓凶悍難制
必生後患固止之進不從及卓至果陵虐朝廷乃大會
百官於朝堂議欲廢立羣僚無敢言植獨抗議不同卓
怒罷會將誅植語在卓傳植素善蔡邕邕前徙朔方植
獨上書請之邕時見親於卓故往請植事又議郎彭伯
諫卓曰盧尚書海內大儒人之望也今先害

○劉攽曰
案文少之

字不成
文理

天下震怖卓乃止但免植官而已植以老病求

歸懼不免禍乃詭道從轅轅出詭詐也轅轅道在今卓洛州緱氏縣東南也卓

果使人追之到懷不及遂隱於上谷不交人事冀州牧

袁紹請為軍師初平三年卒臨困敕其子儉葬於土穴

不用棺槨附體單帛而已所著碑誄表記凡六篇建安

中曹操北討柳城過涿郡魏志曰建安十二年操北征烏桓涉鮮卑討柳城登白狼

山也告守令曰故北中郎將盧植名著海內學為儒宗士

之楷模國之楨幹也昔武王入殷封商容之閭鄭喪子

產仲尼隕涕左傳曰仲尼聞子產死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孤到此州嘉其餘

風春秋之義賢者之後宜有殊禮公羊傳曰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

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為之諱也亟遣丞掾除其墳墓亟急也存

其子孫并致薄醜

醜祭醜也音張芮反

以彰厥德子毓知名

魏志曰毓

字子家十歲而孤

以學行稱仕魏至侍中吏部尚書時

舉中郎詔曰得其

人與不在盧生耳選舉莫取有名如

畫地為餅不可啖

也毓對曰名不足以致異人

而可以得常士常

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也

論曰風霜以別草木之性

論語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

危亂而見

貞良之節

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

則盧公之心可知矣夫蠶蠹起

懷雷霆駭耳雖賁育荆諸之倫

孟賁多力者也夏育勇者也並衛人荆荆軻也

諸專

未有不允豫奪常者也

允人行貌也音淫言允豫不能自定也奪謂易其常

諸也

分者

當植抽白刃嚴閣之下追帝河津之間排戈刃赴

戕折

事見何進傳杜預注左

豈先計哉君子之於忠義

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也

孔子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

於是造次急遽也顛沛僵仆不違仁也

趙岐傳

趙岐字邠卿京兆長陵人也初名嘉生於御史臺因字

臺卿以其祖為御史故生於臺也

後避難故自改名字示不忘本土

也岐少明經有才藝娶扶風馬融子女融外戚豪家岐

常鄙之不與融相見三輔決錄注曰岐娶馬敦女宗姜為妻敦兄子融嘗至岐家多從賓

與從妹宴飲作樂日夕乃出過問趙處士所在岐亦厲節不以妹聳之故屈志於融也與其友書曰馬季長雖

有名當世而不持士節三輔高士未曾以衣裾襪其仕門也岐曾讀周官二義不通一往造之賤融如此也仕

州郡以廉直疾惡見憚年三十餘有重疾臥蓐七年蓐

蓐也聲類白慮奄忽乃為遺令勅兒子曰大丈夫生世

遜無箕山之操

易曰遜而亨君子以遠小人王弼注遜之義避內而之外者也箕山許由所隱

處也仕無伊呂之勳天不我與復何言哉可立一員石於

吾墓前刻之曰漢有逸人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奈

何其後疾瘳永興二年辟司空掾議二千石得去官為

親行服朝廷從之其後為大將軍梁冀所辟為陳損益

求賢之策冀不納舉理劇為皮氏長

皮氏故城在今絳州龍門縣西決錄

曰岐為長抑疆討姦大興學校也

會河東太守劉祐去郡而中常侍左

官兄勝代之岐恥疾宦官即日西歸京兆尹延篤復以

為功曹先是中常侍唐衡兄玳為京兆虎牙都尉

玳音元

郡人以玳進不由德皆輕侮之岐及從兄襲又數為貶

議玆深毒恨

決錄注襲字元嗣先是杜伯度崔子玉以工草書稱於前代襲與羅暉拙書見蚩於

張伯英英頗自矜高與朱賜書云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也

延熹元年玆為京兆

尹岐懼禍及乃與從子戩逃避之玆果收岐家屬宗親

陷以重法盡殺之

決錄注曰岐長兄磐州都官從事早亡次兄無忌字世卿部河東從事為

玆所殺戩音翦

岐遂逃難四方江淮海岱靡所不歷自匿姓名

賣餅北海市中時安邱孫嵩年二十餘遊市見岐察非

常人停車呼與共載岐懼失色嵩乃下帷命騎屏行人

密問岐曰視子非賣餅者又相問而色動不有重怨即

亡命乎我北海孫賓石闔門百口孰能相濟岐素聞嵩

名即以實告之遂以俱歸嵩先入白母曰出行乃得死

友迎入上堂饗之極歡藏岐複壁中數年岐作瓦屯歌

二十三章後諸唐死滅因赦乃出三府聞之同時並辟

九年乃應司徒胡廣之命會南匈奴烏桓鮮卑反叛公

卿舉岐擢拜并州刺史岐欲奏守邊之策未及上會坐

黨事免因撰次以為禦寇論決錄注曰是時綱維不攝

之書四十章上靈帝初復遭黨錮十餘歲中平元年四

方兵起詔選故刺史二千石有文武才用者徵岐拜議

郎車騎將軍張溫西征關中請補長史別屯安定大將

軍何進舉為敦煌太守行至襄武隴西郡岐與新除諸

郡太守數人俱為賊邊章等所執賊欲脅以為帥岐詭

辭得免展轉還長安

決錄注曰岐還至陳倉復遇亂兵裸身得免在草中十二日不食也

及獻帝西都復拜議郎稍遷太僕及李傕專政使太傅馬日磾撫慰天下以岐爲副日磾行至洛陽表別遣岐宣揚國命所到郡縣百姓皆喜曰今日乃復見使者車騎是時袁紹曹操與公孫瓚爭冀州紹及操聞岐至皆自將兵數百里奉迎岐深陳天子恩德宜罷兵安人之道又移書公孫瓚爲言利害紹等各引兵去皆與岐期會洛陽奉迎車駕岐南到陳留得篤疾經涉二年期者遂不至興平元年詔書徵岐會帝當還洛陽先遣衛將軍董承修理宮室岐謂承曰今海內分崩唯有荊州境

廣地勝西通巴蜀南當交趾年穀獨登兵人差全岐雖
迫大命猶志報國家欲自乘牛車南說劉表可使其身
自將兵來衛朝廷與將軍并心同力共獎王室此安上
救人之策也承卽表遣岐使荊州督租糧岐至劉表卽
遣兵詣洛陽助修宮室軍資委輸前後不絕時孫嵩亦
寓於表表不爲禮岐乃稱嵩素行篤烈因共上爲青州
刺史岐以老病遂留荊州曹操時爲司空舉以自代光
祿勳桓典少府孔融上書薦之於是就拜岐爲太常年
九十餘建安六年卒先自爲壽藏

壽藏謂塚壙也稱壽者取其久遠之意也

猶如壽宮壽器之類冢在今荊州古郢城中也

圖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四像居

賓位又自畫其像居主位皆為讚頌勅其子曰我死之日

日墓中聚沙為牀布簞白衣散髮其上覆以單被即日

便下下訖便掩岐多所述作著要子章句三輔決錄傳

於時決錄序曰三輔者本雍州之地世世徙公卿吏二千石及高貲皆以陪諸陵五方之俗雜會非一國

之風不但繫於詩秦幽也其為士好高尚義貴於名行

其俗失則趣執進權唯利是視余以不才生於西土耳

能聽而聞故老之言日能視見衣冠之疇心能識而觀

其賢愚常以元冬夢黃髮之士姓名明字子真與余

寤言言必有中善否之間無所依違命操筆者書之近

從建武以來暨於斯今其人既亡行乃可書玉石朱紫

由此定矣故謂之決錄矣。劉攽曰正文著要子章句

案要當作孟古書無要子就令有之而岐所作孟子章

句傳至今本傳何得反不記也

贊曰吳翁溫愛義干剛烈

謂以義干梁冀爭李固也

延史字人風和

恩結梁使顯刑誣黨

潛絕子幹兼姿逢掖臨師

禮記孔子曰邱

少居魯衣逢掖之衣

鄭元注曰逢猶大也為大掖之

邠

卿出疆專命朝威

疆

界也左傳曰大夫出

苟利社稷專之可也

後漢書卷九十四考證

吳祐傳踰越五領注裴氏廣川記○諸本同川當作州
爲祖道注掌王玉路以祀及犯輶○犯字監本誤祀從
周禮大馭文改正

所謂觀過斯知仁矣○仁毛本作人何焯曰他本同作
人○諸本同生字疑衍

史弼傳聚徒數百仕州郡注悉條諸生聚斂姦吏百餘
刑竟歸田里○刑他本多作弼上云論輸左校刑竟謂
徒役期滿也段熲傳亦有刑竟字今仍監本

盧植傳遂隱於上谷○上字毛本作山

子毓知名注時舉中郎○毛本作中書郎

趙岐傳因字臺卿注以其祖為御史○祖字監本誤作

子從毛本改

娶扶風馬融兄女注三輔決錄注曰○注本或作志誤

國朝大姓文如五

後漢書卷九十四考證

後漢書卷九十五

宋

宣

城

太

守范

暉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注

皇甫張段列傳第五十五

皇甫規傳

皇甫規字威明安定朝那人也祖父稜度遼將軍父旗

扶風都尉永和六年西羌大寇三輔圍安定征西將軍

馬賢將諸郡兵擊之不能克規雖在布衣見賢不卹軍

事審其必敗乃上書言狀尋而賢果為羌所沒郡將知

規有兵略乃命為功曹使率甲士八百與羌交戰斬首

數級賊遂退卻舉規上計掾其後羌眾大合攻燒隴西
 朝廷患之規乃上疏求自効曰臣比年以來數陳便宜
 羌戎未動策其將反馬賢始出頗知必敗誤中之言在
 可考校臣每惟賢等擁眾四年未有成功懸師之費且
 百億計懸猶停也出於平人回入姦吏平人齊人也故江湖之人
 羣為盜賊青徐荒饑襁負流散夫羌戎潰叛不由承平
 皆由邊將失於綏御乘常守安則加侵暴苟競小利則
 致大害微勝則虛張首級軍敗則隱匿不言軍士勞怨
 困於猾吏進不得快戰以徼功退不得溫飽以全命餓
 死溝渠暴骨中原徒見王師之出不聞振旅之聲振整旅眾

也穀梁傳曰出曰治兵入曰振旅

酋豪泣血驚懼生變是以安不能久

敗則經年臣所以搏手叩心而增歎者也願假臣兩營

二郡兩營謂馬賢及趙冲等二郡安定隴西也屯列坐食之兵五千出其不

意與護羌校尉趙冲共相首尾土地山谷臣所曉習兵

執巧便臣已更之可不煩方寸之印尺帛之賜高可以

滌患下可以納降若謂臣年少官輕不足用者凡諸敗

將非官爵之不高年齒之不邁臣不勝至誠沒死自陳

時帝不能用冲質之間梁太后臨朝規舉賢良方正對

策曰伏惟孝順皇帝初勤王政紀綱四方幾以獲安後

遭姦偽威分近習近習謂佞倖親近小人也畜貨聚馬

戲謔是聞又因緣嬖倖受賂賣爵輕使賓客交錯其間

天下擾擾從亂如歸

左傳曰人患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也

無

故每有征戰

鮮不挫傷官民並竭上下窮虛臣在關西竊聽風聲未

聞國家有所先後

先後謂進退也言

國家不妄有褒而

威福之來咸歸權倖陛下體兼乾坤聰哲純茂攝政之

初拔用忠貞其餘維綱多所改正遠近翕然望見太平

而地震之後霧氣白濁日月不光旱魃為虐

詩大雅曰旱魃為虐

如燠如焚魃旱神也

大賊從橫流血丹野庶品不安譴誠累至殆

以姦臣權重之所致也其常侍尤無狀者亟便黜遣

無狀

者謂無善狀

披埽凶黨收入財賄以塞痛怨以答天誠今大

將軍梁冀河南尹不疑處周邵之任為社稷之鎮加與

王室世為姻族

梁商女為順帝后后女弟又為桓帝后冀即商子故曰代姻也

今日立

號雖尊可也

可猶宜也

實宜增脩謙節輔以儒術省去遊娛

不急之務割減廬第無益之飾夫君者舟也人者水也

家語孔子曰夫君者舟也人者水也水可載舟亦以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可知也

羣臣乘舟者

也將軍兄弟操楫者也若能平志畢力以度元元所謂

福也如其怠弛將淪波濤可不慎乎夫德不稱祿猶鑿

墉之趾以益其高豈量力審功安固之道哉凡諸宿猾

酒徒戲客皆耳納邪聲口出諂言甘心逸遊唱造不義

亦宜貶斥以懲不軌令冀等深思得賢之福失人之累

又在位素餐尚書怠職有司依違莫肯糾察故使陛下
專受諂諛之言不聞戶牖之外臣誠知阿諛有福深言
近禍豈敢隱心以避誅責乎臣生長邊遠希涉紫庭怖
懼失守言不盡心梁冀忿其刺己以規爲下第拜郎中
託疾免歸州郡承冀旨幾陷死者再三遂以詩易教授
門徒三百餘人積十四年後梁冀被誅旬月之間禮命
五至皆不就時太山賊叔孫無忌侵亂郡縣中郎將宗
資討之未服公車特徵規拜太山太守規到官廣設方
略寇虜悉平延熹四年秋叛羌零吾等與先零別種寇
鈔關中護羌校尉段熲坐徵熲擊羌坐爲涼州刺史後
郭閔留兵不進下獄

先零諸種陸梁覆沒營塢說文曰塢小障也一曰庫城也音烏古反規素悉

羌事志自奮効乃上疏曰自臣受任志竭愚鈍實賴充

州刺史牽顛之清猛中郎將宗資之信義得承節度幸

無咎譽今猶賊就滅太山略平復聞羣羌並皆反逆臣

生長邠岐年五十有九昔為郡吏再更叛羌預籌其事

有誤中之言臣素有固疾恐犬馬齒窮不報大恩願乞

冗官備單車一介之使勞來三輔宣國威澤以所習地

形兵執佐助諸軍臣窮居孤危之中坐觀郡將已數十

年矣自鳥鼠至于東岱其病一也郡將郡守也鳥鼠山名在今渭州西即先

零羌寇鈔處也東岱謂泰山叔孫無忌反處也皆由郡守不加綏撫致使反叛其疾同也力求猛敵

不如清平勤明吳孫未若奉法

吳起魏將也孫武吳將也言若求猛將不如撫

以清平之政明習兵書不

如郡守奉法使之無反也前變未遠臣誠戚之

戚憂也前變謂

反羌是以越職盡其區區至冬羌遂大合朝廷為憂三公

舉規為中郎將持節監關西兵討零吾等破之斬首八

百級先零諸種羌慕規威信相勸降者十餘萬明年規

因發其騎共討隴右而道路隔絕軍中大疫死者十三

四規親入菴廬巡視將士三軍咸悅東羌遂遣使乞降

涼州復通先是安定太守孫儁受取狼籍屬國都尉李

翕督軍御史張稟多殺降羌涼州刺史郭閔漢陽太守

趙熹並老弱不堪任職而皆倚恃權貴不遵法度規到

州界悉條奏其罪或免或誅羌人聞之翕然反善沈氏

大豪滇昌饑恬等十餘萬口復詣規降規出身數年持

節為將擁眾立功還督鄉里既無它私惠而多所舉奏

又惡絕宦官不與交通於是中外並怨遂共誣規貨賂

羣羌令其交降以文簿虛降非真心也天子璽書誚讓相屬規懼

不免上疏自訟曰四年之秋戎醜蠢戾蠢動也戾乖也爰自西

州侵及涇陽縣名屬安定郡其故城在今原州平源縣南也舊都懼駭朝廷西

顧明詔不以臣愚駑急使軍就道就猶上也。劉攽曰案文軍上少一字或

督或幸蒙威靈遂振國命羌戎諸種大小稽首輒移書

營郡以訪誅納訪問也規言羌種既服臣即移書軍營及郡勘問誅殺并納受多少之數目也

所省之費一億以上以為忠臣之義不敢告勞

詩小雅曰密勿

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

無故恥以片言自及微効然比先事

庶免罪悔

先事謂前將也

前踐州界先奏郡守孫儁次及屬

國都尉李翕督軍御史張稟旋師南征又上涼州刺史

郭閎漢陽太守趙熹陳其過惡執據大辟凡此五臣支

黨半國其餘墨綬下至小吏所連及者復有百餘吏託

報將之怨子思復父之恥載贄馳車懷糧步走交構豪

門競流謗讟云臣私報諸羌謝其錢貨

謝猶讎也

若臣以私

財則家無擔石如物出於官則文簿易考就臣愚惑信

如言者前世尚遺匈奴以宮姬

元帝賜呼韓邪單于待詔掖庭王嬙為閼氏也

鎮烏孫以公主

武帝以江都王建女細君妻烏孫王昆莫為夫人也今臣但費千

萬以懷叛羌則良臣之才略兵家之所貴將有何罪負

義違理乎自永初以來將出不少覆軍有五動資巨億

有旋車完封寫之權門言覆軍之將旋師之日多載而珍寶封印完全便入權門

名成功立厚加爵封今臣還督本土糺舉諸郡絕交離

親戮辱舊故眾謗陰害固其宜也臣雖汗穢廉絜無聞

今見覆沒恥痛實深傳稱鹿死不擇音左傳

日鹿死不擇音挺而走險急何能擇也其年冬徵還拜議郎論功當封而

中常侍徐璜左悺欲從求貨數遣賓客就問功狀規終

不答璜等忿怒陷以前事下之於吏官屬欲賦斂請謝

規誓而不聽遂以餘寇不絕坐繫廷尉論輸左校

漢官儀曰

左校署屬將作大匠也

諸公及太學生張鳳等三百餘人詣闕訟

之會赦歸家徵拜度遼將軍至營數月上書薦中郎將

張奐以自代曰臣聞人無常俗而政有治亂兵無強弱

而將有能否伏見中郎將張奐才略兼優宜正元帥以

從衆望若猶謂愚臣宜充軍事者願乞冗官以為奐副

朝廷從之以奐代為度遼將軍規為使匈奴中郎將及

奐遷大司農規復代為度遼將軍規為人多意算自以

連在大位欲退身避第數上病不見聽會友人上郡太

守王旻喪還規縞素越界到下亭迎之因令客密告并

州刺史胡芳言規擅遠軍營公違禁憲當急舉奏芳曰

威明欲避第仕塗故激發我耳

言欲歸第避仕宦之塗也

吾當為朝

廷愛才何能申此子計邪遂無所問及黨事大起天下

名賢多見染逮規雖為名將素譽不高自以西州豪傑

恥不得豫乃先自上言臣前薦故大司農張奐是附黨

也又臣昔論輸左校時太學生張鳳等上書訟臣是為

黨人所附也臣宜坐之朝廷知而不問時人以為規賢

賢

劉攽曰案文以為規賢非是當云以規為賢

在事數歲北邊威服永康元年

徵為尚書其夏日食詔公卿舉賢良方正下問得失規

對曰天之於王者如君之於臣父之於子也誠以災妖

使從福祥陛下八年之中三斷大獄

謂誅梁冀誅鄧萬

事一除內嬖

無德而寵曰嬖謂廢鄧皇后也

再誅外臣

殺桂陽太守任允殺南陽太守

成璿太原太守劉質等也

而災異猶見人情未安者殆賢愚進退威

刑所加有非其理也前太尉陳蕃劉矩

漢官儀曰矩字叔方忠謀

高世廢在里巷劉祐馮緄

反古本

趙典尹勳正直多怨流

放家門李膺王暢孔翊潔身守禮終無宰相之階至於

鈞黨之釁事起無端

鈞引也謂李膺等事也

虐賢傷善哀及無辜

今興改善政易於覆手而羣臣杜口鑒畏前害互相瞻

顧莫肯正言伏願陛下暫留聖明容受謇直則前責可

弭後福必降對奏不省遷規宏農太守封壽成亭侯邑

二百戶讓封不受再轉爲護羌校尉熹平三年以疾召
還未至卒於穀城年七十一所著賦銘碑讚禱文弔章
表教令書檄牋記凡二十七篇

論曰孔子稱其言之不怍則其爲之也難察皇甫規之
言其心不怍哉夫其審己則干祿見賢則委位故干祿
不爲貪而委位不求讓稱己不疑伐而讓人無懼情故
能功成於戎狄身全於邦家也

張奐傳

張奐字然明敦煌酒泉人也

酒泉縣名地多泉水故城在今永州晉昌縣東北也

○劉攽曰注在今永州案下文永當作瓜永州無晉昌也

父惇爲漢陽太守奐少遊

三輔師事太尉朱寵學歐陽尚書初牟氏章句浮辭繁

多時牟卿受書於張堪為有四十五萬餘言奐減為九

萬言後辟大將軍梁冀府乃上書桓帝奏其章句詔下

東觀以疾去官復舉賢良對策第一擢拜議郎永壽元

年遷安定屬國都尉初到職而南匈奴左奠鞬臺耆且

渠伯德等七千餘人寇美稷東羌復舉種應之而奐壁

唯有二百許人聞即勒兵而出軍吏以為力不敵叩頭

爭止之奐不聽遂進屯長城收集兵士遣將王衛招誘

東羌因據龜茲龜茲音邱慈縣名屬上郡前書音義使

南匈奴不得交通東羌諸豪遂相率與奐和親共擊奠

韃等連戰破之伯德惶恐將其眾降郡界以甯羌豪帥

感與恩德上馬二十匹先零酋長又遺金鑠八枚與並

受之郭璞注山海經云鑠音渠而召主簿於諸羌前以

酒醑地曰以酒沃地謂之醑音力外反使馬如羊不以入廄使金如

粟不以入懷悉以金馬還之如羊如粟喻多也羌性貪而貴吏

清前有八都尉率好財貨為所患苦及與正身絜己威

化大行遷使匈奴中郎將時休屠各屠音直及朔方烏

桓並同反叛燒度遼將軍門時度遼將軍屯五原引屯赤阬烟火

相望兵眾大恐各欲亡去與安坐帷中與弟子講誦自

若軍士稍安乃潛誘烏桓陰與和通遂使斬屠各渠帥

襲破其衆諸胡悉降延熹元年鮮卑寇邊奐率南單于襲之斬首數百級明年梁冀被誅奐以故吏免官禁錮奐與皇甫規友善奐旣被錮凡諸交舊莫敢爲言唯規薦舉前後七上在家四歲復拜武威太守平均徭賦率厲散敗常爲諸郡最河西由是而全其俗多妖忌凡二月五月產子及與父母同月生者悉殺之奐示以義方嚴加賞罰風俗遂改百姓生爲立祠舉尤異遷度遼將軍數載間幽并清靜九年春徵拜大司農鮮卑聞奐去其夏遂招結南匈奴烏桓數道入塞或五六千騎或三四千騎寇掠緣邊九部殺略百姓秋鮮卑復率八九千

騎入塞誘引東羌與共盟詛於是上郡沈氏安定先零

諸種共寇武威張掖緣邊大被其毒朝廷以為憂復拜

奐為護匈奴中郎將以九卿秩督幽并涼三州及度遼

烏桓二營明帝永平八年初置度遼將軍屯五原郡曼相縣漢官儀曰烏桓校尉屯上谷郡甯縣故曰

二營兼察刺史二千石能否賞賜甚厚匈奴烏桓聞奐至

因相率還降凡二十萬口奐但誅其首惡餘皆慰納之

唯鮮卑出塞去永康元年春東羌先零五六千騎寇關

中圍祓祒掠雲陽夏復攻沒兩營殺千餘人冬羌岸尾

摩螫等螫音必薛反脅同種復鈔三輔奐遣司馬尹端董卓

並擊大破之斬其首豪首虜萬餘人三州清定論功當

封奐不事宦官故賞遂不行唯賜錢二十萬除家一人
 為郎並辭不受而願徙屬宏農華陰舊制邊人不得內
 移唯奐因功特聽故始為宏農人焉建甯元年振旅而
 還時竇太后臨朝大將軍竇武與太傅陳蕃謀誅宦官
 事泄中常侍曹節等於中作亂以奐新徵不知本謀矯
 制使奐與少府周靖率五營士圍武武自殺蕃因見害
 奐遷少府又拜大司農以功封侯奐深病為節所賣上
 書固讓封還印綬卒不肯當明年夏青蛇見於御坐軒
 前軒殿楹闌板也又大風雨雹霹靂拔樹詔使百僚各言災應
 奐上疏曰臣聞風為號令動物通氣翼氏風角曰凡風者天之號令所以

謹告人木生於火相須乃明蛇能屈申配龍騰螫易曰龍蛇

若者也之蟄以存身也慎子曰騰蛇游霧順至為休徵逆來為

殃咎陰氣專用則凝精為雹故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

或志甯社稷或方直不回前以讒勝並伏誅戮海內默

默人懷震憤昔周公葬不如禮天乃動威尚書大傳周

葬之於成周天乃雷電以風禾即盡偃大木公薨成王欲

斯拔國人大恐王葬周公於畢示不敢臣也今武蕃忠

貞未被明宥妖眚之來皆為此也宜急為改葬徙還家

屬其從坐禁錮一切蠲除又皇太后雖居南宮而恩禮

不接朝臣莫言遠近失望宜思大義顧復之報顧旋視也復反

覆也小雅曰父兮生我母兮

鞠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天子深納奐言以問諸黃

門常侍左右皆惡之帝不得自從轉奐太常與尚書劉
猛刁韙衛良同薦王暢李膺可參三公之選而曹節等
彌疾其言遂下詔切責之奐等皆自囚廷尉數日乃得
出並以三月俸贖罪司隸校尉王寓出於宦官欲借寵
公卿以求薦舉百僚畏憚莫不許諾唯奐獨拒之寓怒
因此遂陷以黨罪禁錮歸田里奐前爲度遼將軍與段
熲爭擊羌不相平及熲爲司隸校尉欲逐奐歸敦煌將
害之奐憂懼奏記謝熲曰小人不明得過州將千里委
命以情相歸漢官儀曰司隸州部河南雒陽管三輔三
河宏農七郡所以奐屈於熲稱曰州將焉
足下仁篤照其辛苦使人未反復獲郵書恩詔分明前

以寫白而州期切促郡縣惶懼屏營延企側待歸命父
母朽骨孤魂相託若蒙矜憐壹惠咳唾則澤流黃泉施
及冥冥非與生死所能報塞夫無毛髮之勞而欲求人

邱山之用此瀉于髡所以拍髀仰天而笑者也

拍音片百反髀

音步弟反史記楚發兵伐齊齊威王使瀉于髡齋百金車馬十駟之趙請救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王曰先生

少之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穰田者操一豚蹏酒一盃而祝曰甌窶滿篝汗邪滿車五穀蕃熟穰

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所求者奢故笑於誠知言必是王乃益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也

見譏然猶未能無望何者朽骨無益於人而文王葬之

新序曰文王作靈臺掘得死人骨吏以聞文王曰葬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

者一國之主也寡人固其主焉令吏以棺葬之死馬無天下聞之曰文王賢矣澤及朽骨又况人乎

所復用而燕昭寶之

新序曰燕昭王即位卑身求賢謂郭隗曰齊因孤國之亂而襲燕欲

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醜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隗曰臣聞古之人君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

三年不得涓人言於君請求之君遣焉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乃以五百金買其首以報君大怒曰所求者生

馬安市死馬而捐五百金乎對曰死馬且市之况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為能市馬馬今至矣不出其年千里馬

至者二今王誠欲必致士從隗始隗且見事况賢於隗者乎於是王為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

往劇辛自趙往 黨同文昭之德豈不大哉 黨音佗凡人士爭歸燕焉

之情冤則呼天窮則叩心今呼天不聞叩心無益誠自

傷痛俱生聖世獨為匪人 詩小雅曰哀我征夫獨為匪人也 孤微之人

無所告訴如不哀憐便為魚肉 言將為人 企心東望無

所復言頰雖剛猛省書哀之卒不忍也時禁錮者多不

能守靜或死或徙與閉門不出養徒千人著尚書記難
三十餘萬言與少立志節嘗與士友言曰大丈夫處世
當為國家立功邊境及為將帥果有勳名董卓慕之使
其兄遺縑百匹與惡卓為人絕而不受光和四年卒年
七十八遺命曰吾前後仕進十要銀艾

銀印絲綬也以
艾草染之故曰

艾不能和光同塵為讒邪所忌

老子曰和其
光同其塵也

通塞命也

始終常也但地底冥冥長無曉期而復纏以纊綿牢以
釘密為不喜耳幸有前窰朝殞夕下措屍靈牀幅巾而

已奢非晉文

陸翹鄴中記曰永嘉末發齊桓公墓得水
銀池金蠶數十箔珠襦玉匣繪綵不可勝

數左傳曰晉文公朝王請隧王不許曰王章也未有代
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晉文既臣請用王禮是

其奢也 儉非王孫 武帝時揚王孫死誠其子為布囊盛屍入地七尺脫去其囊 以身親土 推

情從意庶無咎 咨諸子從之 武威多為立祠 世世不絕

所著銘頌書教誠述志對策章表二十四篇 長子芝字

伯英最知名 王愔文字志曰芝少持高操以名臣子勤學文為儒宗武為將表太尉辟公車有道

徵皆不至號張有道尤好草書學崔杜之法家之衣帛必書而後練臨池學書水為之黑下筆則為楷則號

恩不暇草書為世所寶寸紙芝及弟昶字文舒並善草不遺韋仲將謂之草聖也

書至今稱傳之初 奐為武威太守 其妻懷孕夢帶奐印

綬登樓而歌 訊之占者曰 必將生男 復臨茲邦 命終此

樓既而生子 猛以建安中為武威太守 殺刺史邯鄲商

州兵圍之急 猛恥見擒 乃登樓自燒而死 卒如占云

論曰自鄭鄉之封中官世盛宦者鄭衆封暴恣數十年

間四海之內莫不切齒憤盈願投兵於其族陳蕃竇武

奮義草謀徵會天下名士有識所共聞也而張奐見欺

豎子揚戈以斷忠烈奐被曹節等矯制使率五雖恨毒

在心辭爵謝咎詩云啜其泣矣何嗟及矣詩國風也啜

劣反

段熲傳

段熲字紀明武威姑臧人也其先出鄭共叔段西域都

護會宗之從曾孫也會宗字子松天水上邽人元帝時

立祠熲少便習弓馬尚遊俠輕財賄長乃折節好古學初

舉孝廉為憲陵園丞陽陵令

憲陵順帝陵陽陵景帝陵漢官儀曰丞秩三百石令

秩六百石也

所在能政

○劉攽曰案文單言能政不成文理當有一有字

遷遼東屬

國都尉時鮮卑犯塞頰即率所領馳赴之既而恐賊驚

去乃使驛騎詐齎璽書詔頰頰於道偽退潛於還路設

伏虜以為信然乃入追頰頰因大縱兵悉斬獲之坐詐

璽書伏重刑以有功論司寇刑竟徵拜議郎時太山琅

邪賊東郭竇公孫舉等聚眾三萬人破壞郡縣遣兵討

之連年不克永壽二年桓帝詔公卿選將有文武者司

徒尹訟薦頰

漢官儀曰訟字公孫鞏人也

乃拜為中郎將擊竇舉等

大破斬之獲首萬餘級餘黨降散封頰為列侯賜錢五

十萬除一子爲郎中延熹二年遷護羌校尉會燒當燒

何當煎勒姐等八種羌

姐音紫且反

寇隴西金城塞頗將兵

及湟中義從羌萬二千騎出湟谷擊破之追討南渡河

使軍吏田晏夏育募先登懸索相引復戰於羅亭大破

之斬其酋豪以下二千級獲生口萬餘人虜皆奔走明

年春餘羌復與燒何大豪寇張掖攻沒鉅鹿塢殺屬國

吏民又招同種千餘落并兵晨奔頗軍頗下馬大戰至

日中刀折矢盡虜亦引退頗追之且鬪且行晝夜相攻

割肉食雪四十餘日遂至河首積石山出塞二千餘里

斬燒何大帥首虜五千餘人又分兵擊石城羌斬首溺

死者千六百人燒當種九十餘口詣頰降○劉攽曰案燒當一種不

止九十餘口其種中九十又雜種羌屯聚白石白石山在今蘭

州狄道縣東頰復進擊首虜三千餘人冬勒姐零吾種圍允

街允音鈇街音階殺略吏民頰排營救之斬獲數百人四年冬

上郡沈氏隴西牢姐烏吾諸種羌共寇并涼二州頰將

湟中義從討之涼州刺史郭閎貪共其功稽固頰軍使

不得進稽固猶停留也義從役久戀鄉舊皆悉反叛郭閎歸罪

於頰頰坐徵下獄輸作左校羌遂陸梁覆沒營塢轉相

招結唐突諸郡於是吏人守闕訟頰以千數朝廷知頰

為郭閎所誣詔問其狀頰但謝罪不敢言枉京師稱為

長者起於徒中復拜議郎遷并州刺史時滇那等諸種

羌五六千人寇武威張掖酒泉燒人廬舍六年寇執轉

盛涼州幾亡冬復以頰爲護羌校尉乘驛之職明年春

羌封僂良多滇那等

僂音良又力救

逐反

酋豪三百五十五人

率三千落詣頰降當煎勒姐種猶自屯結冬頰將萬餘

人擊破之斬其酋豪首虜四千餘人八年春頰復擊勒

姐種斬首四百餘級降者二千餘人夏進軍擊當煎種

於湟中頰兵敗被圍三日用隱士樊志張策潛師夜出

鳴鼓還戰大破之首虜數千人頰遂窮追展轉山谷間

自春及秋無日不戰虜遂饑困敗散北略武威間頰凡

破西羌斬首二萬三千級獲生口數萬人馬牛羊八百萬頭降者萬餘落封熲都鄉侯邑五百戶永康元年當煎諸種復反合四千餘人欲攻武威熲復追擊於鸞鳥大破之鳥音爵縣名屬武威郡故城在今涼州昌松縣北也殺其渠帥斬首三千餘級西羌於此弭定而東羌先零等自覆沒征西將軍馬賢後朝廷不能討遂數寇擾三輔其後度遼將軍皇甫規中郎將張奐招之連年旣降又叛桓帝詔問熲曰先零東羌造惡反逆而皇甫規張奐各擁強衆不時輯定欲熲移兵東討未識其宜可參思術略熲因上言曰臣伏見先零東羌雖數叛逆而降於皇甫規者已二萬

許落善惡既分餘寇無幾今張奐躊躇久不進者當慮
外離內合兵往必驚且自冬踐春屯結不散人畜疲羸
自亡之勢徒更招降坐制強敵耳臣以爲狼子野心難

以恩納

左傳晉叔向母曰狼子野心也

勢窮雖服兵去復動唯當長矛

挾脅白刃加頸耳計東種所餘三萬餘落居近塞內路
無險折非有燕齊秦趙從橫之勢而久亂并涼累侵三
輔西河上郡已各內徙安定北地復至單危自雲中五
原西至漢陽二千餘里匈奴種羌並擅其地是爲癰疽
伏疾留滯脅下如不加誅轉就滋大今若以騎五千步
萬人車三千兩三冬二夏足以破定無慮用費爲錢五

十四億

凡無慮都

如此則可令羣羌破盡匈奴長服內徙

郡縣得反本土伏計永初中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

百四十億永和之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費耗若此

猶不誅盡餘孽復起於茲作害今不暫疲人則永甯無

期臣庶竭駑劣伏待節度帝許之悉聽如所上建甯元

年春頰將兵萬餘人齎十五日糧從彭陽直指高平

高平並縣名屬安定郡彭陽縣即今原州彭原縣也高平縣今原州也與先零諸種戰於

逢義山虜兵盛頰眾恐頰乃令軍中張鏃

劉敞曰案文鏃非可張

未知何字利刃長矛三重挾以强弩列輕騎為左右翼激怒

兵將曰今去家數千里進則事成走必盡死努力共功

名因大呼衆皆應聲騰赴頰馳騎於傍突而擊之虜衆

大潰斬首八千餘級獲牛馬羊二十八萬頭時竇太后

臨朝下詔曰先零東羌厯載爲患頰前陳狀欲必掃滅

涉履霜雪兼行晨夜身當矢石感厲吏士曾未浹日凶

醜奔破

浹市也浹音子牒反謂市十二辰也

連尸積俘掠獲無算洗雪百

年之逋負以慰忠將之亡魂

東觀記曰太后詔云此以慰神光馬賢等亡魂也

功用顯著朕甚嘉之須東羌盡定當并錄功勤今且賜

頰錢二十萬以家一人爲郎中勅中藏府調金錢綵物

增助軍費拜頰破羌將軍夏頰復追羌出橋門至走馬

水上

東觀記段頰傳日出橋門谷也

尋聞虜在奢延澤

卽上郡奢延縣界也

乃將

輕兵兼行一日一夜二百餘里晨及賊擊破之餘虜走

向落川復相屯結頰乃分遣騎司馬田晏將五千人出

其東假司馬夏育將二千人繞其西羌分六七千人攻

圍晏等晏等與戰羌潰走頰急進與晏等共追之於令

鮮水上

令鮮水名在今甘州張掖縣界一名合黎水一名羌谷水也

頰士卒饑渴乃

勒眾推方奪其水

推方謂方頭競進也

虜復散走頰遂與相連綴

且鬪且引及於靈武谷

靈武縣名有谷在今靈州懷遠縣西北

頰乃被甲

先登士卒無敢後者羌遂大敗棄兵而走追之三日三

夜士皆重繭

繭足下傷起形如繭也淮南子曰申包胥重繭重胠也

既到涇陽

縣名

屬安定郡

餘寇四千落悉散入漢陽山谷問時張奐上言東

羌雖破餘種難盡頰性輕果慮負敗難常宜且以恩降
可無後悔詔書下頰頰復上言臣本知東羌雖衆而輒
弱易制所以比陳愚慮思爲永甯之算而中郎將張奐
說虜強難破宜用招降聖朝明監信納瞽言故臣謀得
行奐計不用事執相反遂懷猜恨信叛羌之訴飾潤辭
意云臣兵累見折衄傷敗曰衄音女六反又言羌一氣所生不可
誅盡言羌亦稟天之氣山谷廣大不可空靜血流汗
野傷和致災臣伏念周秦之際戎狄爲害中興以來羌
寇最盛誅之不盡雖降復叛今先零雜種累以反覆攻
沒縣邑剽略人物發冢露尸禍及生死上天震怒假手

行誅假借也尚書曰皇天降昔邾為無道衛國伐之師

興而雨左傳曰衛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甯莊子曰

乎從之師臣動兵涉夏連獲甘澍歲時豐稔人無疵疫

上占天心不為災傷占候下察人事眾和師克克勝也

師克在和自橋門以西落川以東故宮縣邑更相通屬

○劉攽曰宮縣案文宮當作非為深險絕域之地車騎

安行無應折屐案與為漢吏身當武職駐軍二年不能

平寇虛欲修文戢戈招降獷敵獷惡貌也誕辭空說僭

而無徵何以言之昔先零作寇趙充國徙令居內宣帝

國擊西羌徙之煎當亂邊馬援遷之三輔遷置天水隴

於金城郡也

也羌傳始服終叛至今為鯁鯁與梗同梗病也故遠識之

士以為深憂今傍郡戶口單少數為羌所創毒而欲令

降徒與之雜居是猶種枳棘於良田養虺蛇於室內也

故臣奉大漢之威建長久之策欲絕其本根不使能殖

殖生也左傳曰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絕其本根勿使能殖本規三歲之費用

五十四億今適朞年所耗未半而餘寇殘燼將向殄滅

杜預注左傳曰臣每奉詔書軍不內御御制御也淮南子曰國不可從

外理軍不可願卒斯言一以任臣臨時量宜不失權便

二年詔遣謁者馮禪說降漢陽散羌頗以春農百姓布

野羌雖暫除而縣官無廩必當復為盜賊不如乘虛放

兵執必殄滅夏頌自進營去羌所屯凡亭山四五十里遣田晏夏育將五千人據其山上羌悉衆攻之厲聲問曰田晏夏育在此不湟中義從羌悉在何面今日欲決死生軍中恐晏等勸激兵士殊死大戰遂破之羌衆潰東奔復聚射虎谷分兵守諸谷上下門頌規一舉滅之不欲復令散走乃遣千人於西縣結木爲柵廣二十步長四十里遮之西縣屬天水郡故城在今秦州上邽縣西南也分遣晏育等將七千人銜枚夜上西山結營穿塹去虜一里許又遣司馬張愷等將三千人上東山虜乃覺之遂攻晏等分遮汲水道頌自率步騎進擊水上羌却走因與愷等挾東

西山縱兵擊破之羌復敗散頗追至谷上下門窮山深
谷之中處處破之斬其渠帥以下萬九千級獲牛馬驢
騾氈裘廬帳什物不可勝數馮禪等所招降四千人分
置安定漢陽隴西三郡於是東羌悉平凡百八十戰斬
三萬八千六百餘級獲牛馬羊騾驢駱駝四十二萬七
千五百餘頭費用四十四億軍士死者四百餘人更封
新豐縣侯邑萬戶頗行軍仁愛士卒疾病者親自瞻省
手爲裹創在邊十餘年未嘗一日蓐寢郭璞曰蓐席也
言身不自安
與將士同苦故皆樂爲死戰三年春徵還京師將秦胡
步騎五萬餘人及汗血千里馬生口萬餘人詔遣大鴻

臚持節慰勞於鎬鎬水名在今長安縣西也軍至拜侍中轉執金吾

河南尹有盜發馮貴人家坐左轉諫議大夫再遷司隸

校尉頰曲意宦官故得保其富貴遂黨中常侍王甫枉

誅中常侍鄭颯董騰等增封四千戶并前萬四千戶明

年代李咸為太尉其冬病罷復為司隸校尉數歲轉頰

川太守徵拜太中大夫光和二年復代橋元為太尉在

位月餘會日食自劾有司舉奏詔收印綬詣廷尉時司

隸校尉陽球奏誅王甫并及頰就獄中詰責之遂飲鴆

死家屬徙邊後中常侍呂強上疏追訟頰功靈帝詔頰

妻子還本郡初頰與皇甫威明張然明並知名顯達京

師稱為涼州三明云

贊曰山西多猛三明儷蹤

儷偶也前書班固曰秦漢以來山東出相山西出將若白

起王翦辛慶忌之流皆山西人也

戎驂糾結塵斥河潼

潼谷名谷有水曰潼水即潼關

規奐審策亟遏囂凶文會志比更相為容段追兩狄束馬縣鋒紛紜騰突谷靜山空

後漢書卷九十五考證

張奐傳而召主簿於諸羌○何焯曰水經注召主簿張

祁入

寇掠緣邊九部○部毛本作郡

奢非晉文注陸翽鄴中記○翽監本訛翽今改正

段熲傳乃令軍中張鏃劉敞曰鏃非可張未知何字○

按通鑑作長鏃

煎當亂邊馬援遷之三輔○何焯曰徙滇吾餘種七千

餘口於三輔乃永平初馬武事

籍口效三帥以承平時烈先事

煎當論數無幾數之三帥○何幹曰我與吾籍動于干

姓煎盤抄是煎

受煎幹代令軍中煎煎陸焱曰焱非何焱未賦河字○

審非管文者劉臙臙中印○臙盤本指臙今文五

臙就絲數大將○臙手本非臙

派人

臙與臙同音主戰外臙臙○何幹曰水盤非呂主戰臙

臙臙書卷九十五考證

後漢書卷九十六

宋

宣

城

太

守范

曄撰

唐

章

懷

太

其中子

賢注

陳王列傳第五十六

陳蕃傳

陳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也祖河東太守蕃年十五嘗
閒處一室而庭宇蕪穢父友同郡薛勤來候之謂蕃曰
孺子何不洒埽以待賓客蕃曰大丈夫處世當埽除天
下安事一室乎勤知其有清世志甚奇之初仕郡舉孝
廉除郎中遭母憂棄官行喪服闋刺史周景辟別駕從

事續漢志曰別駕從事校尉行部奉引總錄衆事以諫爭不合投傳而去投棄也傳

謂符也音後公府辟舉方正皆不就太尉李固表薦徵

拜議郎再遷為樂安太守續漢志曰樂安縣名本名千乘和帝更名也時李

膺為青州刺史名有威政屬城聞風皆自引去蕃獨以

清績留郡人周璆高潔之士璆音仇又巨秋反前後郡守招命

莫肯至唯蕃能致焉字而不名特為置一榻去則縣之

璆字孟玉臨濟人有美名民有趙宣葬親而不閉塋隧

塋隧今人墓道也杜預注左傳云掘地通路曰隧因居其中行服二十餘年鄉

邑稱孝州郡數禮請之郡內以薦蕃蕃與相見問及妻

子而宣五子皆服中所生蕃大怒曰聖人制禮賢者俯

就不肖企及

禮記曰三年之喪可復父母之恩也賢者俯而就之不肖者企而及之

且祭

不欲數以其易贖故也

贖，媠也。禮記曰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

況乃寢

宿冢藏而孕育其中，誑時惑眾，誣汙鬼神，乎遂致其罪。

大將軍梁冀威震天下，時遣書詣蕃，有所請託，不得通。

使者詐求謁蕃，怒笞殺之，坐左轉脩武令，稍遷拜尚書。

時零陵桂陽山賊為害，公卿議遣討之，又詔下州郡一

切皆得舉孝廉茂才，蕃上疏駁之曰：昔高祖創業萬邦，

息肩撫養，百姓同之赤子。

尚書曰：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

今二郡之民

亦陛下之赤子也，致令赤子為害，豈非所在貪虐使其

然乎？宜嚴勅三府，隱覈牧守令長，其有在政失和侵暴

百姓者即便舉奏更選清賢奉公之人能班宣法令情
在愛惠者可不勞王師而羣賊弭息矣又三署郎吏二
千餘人三府掾屬過限未除但當擇善而授之簡惡而
去之豈煩一切之詔以長請屬之路乎以此忤左右故
出爲豫章太守性方峻不接賓客士民亦畏其高蕃喪妻鄉
人畢至唯許子將不往曰仲徵爲尙書令送者不出郭
舉性峻峻則少通故不造也門遷大鴻臚會白馬令李雲抗疏諫桓帝怒當伏重誅
蕃上書救雲坐免歸田里復徵拜議郎數日遷光祿勳
時封賞踰制內寵猥盛蕃乃上疏諫曰臣聞有事社稷
者社稷是爲有事人君者容悅是爲今臣蒙恩聖朝備

位九列見非不諫則容悅也夫諸侯上象四七垂耀在

天下應分主藩屏上國

上象四七謂二十八宿各主諸侯之分野故曰下應分土言皆

以輔王室也

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而聞追錄河南尹鄧萬

世父遵之微功更爵尚書令黃儁先人之絕封近習以

非義授邑左右以無功傳賞授位不料其任裂土莫紀

其功至乃一門之內侯者數人故緯象失度陰陽謬序

稼用不成民用不康臣知封事已行言之無及誠欲陛

下從是而止又比年收斂十傷五六萬人饑寒不聊生

活而采女數千食肉衣綺脂油粉黛不可貲計

貲量也

鄙

諺云盜不過五女門以女貧家也今後宮之女豈不貧

國乎是以傾宮嫁而天下化

帝王紀曰紂作傾宮多采美女以充之武王伐殷乃

歸傾宮之女

楚女悲而西宮災

公羊傳曰西宮災何休注云時僖公為齊桓所

於諸侯也

脅以齊媵為嫡楚女廢居西宮而不見恤悲愁怨曠所生

且聚而不御必生憂悲之

感以致并隔水旱之困夫獄以禁止姦違官以稱才理

物若法虧於平官失其人則王道有缺而令天下之論

○劉敞曰案文令當作今

皆謂獄由怨起爵以賄成夫不有臭穢則

蒼蠅不飛陛下宜採求失得擇從忠善尺一選舉委尚

書三公

尺一謂板長尺一以寫詔書也

使褒責誅賞各有所歸豈不幸

甚帝頗納其言為出宮女五百餘人但賜儁爵關內侯

而萬世南鄉侯延熹六年車駕幸廣城校獵

廣城苑名在今汝州

梁縣西也蕃上疏諫曰臣聞人君有事於苑囿唯仲秋西郊

順時講武殺禽助祭以敦孝敬如或違此則爲肆縱故

臯陶戒舜無教逸遊尚書咎繇謨曰周公戒成王無槃

于遊田尚書無逸篇之言虞舜成王猶有此戒況德不及二主

者乎夫安平之時尚宜有節況當今之世有三空之厄

哉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是謂三空加兵戎未戢四方

離散是陛下焦心毀顏坐以待旦之時也豈宜揚旗曜

武騁心輿馬之觀乎又秋前多雨民始種麥今失其勸

種之時而令給驅禽除路之役非賢聖恤民之意也齊

景公欲觀於海放乎琅邪晏子爲陳百姓惡聞旌旗輿

馬之音舉首頰眉之感景公爲之不行周穆王欲肆車

轍馬跡祭公謀父爲誦祈招之詩以止其心誠惡逸遊

之害人也

祭公祭國公爲周卿士謀父名也祈招逸詩也左傳曰昔周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

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其詩自祈招之惜惜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

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書奏不納自蕃爲光祿勳與五官中郎

將黃琬共典選舉不偏權富而爲執家郎所譖訴坐免

歸頃之徵爲尙書僕射轉太中大夫八年代楊秉爲太

尉蕃讓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詩大雅也言成王令德不過誤不遺失循用舊

典文章謂周公之禮法也臣不如太常胡廣齊七政訓五典臣不如

議郎王暢聰明亮達文武兼姿

劉敞曰案姿是貌此當作資也臣不

如弛刑徒李膺帝不許中常侍蘇康管霸等復被任用

遂排陷忠良共相阿媚大司農劉祐廷尉馮緄音古本反河

南尹李膺皆以忤旨爲之抵罪蕃因朝會固理膺等請

加原有升之爵任言及反覆誠辭懇切帝不聽因流涕

而起時小黃門趙津南陽大猾張汜等奉事中官乘執

犯法二郡太守劉瓚成瑨考案其罪雖經赦令而並竟

考殺之○劉歆曰案漢魏鞠獄皆云考竟此誤宦官怨恚有司承旨遂奏

瓚瑨罪當棄市又山陽太守翟超沒入中常侍侯覽財

產東海相黃浮誅殺下邳令徐宣超浮並坐髡鉗輸作

左校蕃與司徒劉矩司空劉茂共諫請瓚瑨超浮等帝

不悅有司劾奏之矩茂不敢復言蕃乃獨上疏曰臣聞

齊桓脩霸務為內政

國語曰桓公問管仲曰安國可乎對曰未可君若正卒伍修甲兵大

國亦如之若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則可以隱令可以寄政公曰隱令寄政若何對曰作內政而寄軍令焉

春秋於魯小惡必書

公羊傳莊公四年公及齊人狩于郟譏其與讎狩也僖公二十年新

作南門譏其奢也故曰小惡必書也

宜先自整勅後以及人今寇賊在外

四支之疾內政不理心腹之患臣寢不能寐食不能飽

實憂左右曰親忠言以疏內患漸積外難方深陛下超

從列侯繼承天位

言桓帝以蠡吾侯即位

小家畜產百萬之資子

孫尚恥愧失其先業況乃產兼天下受之先帝而欲懈

怠以自輕忽乎誠不愛己不當念先帝得之勤苦耶前

梁氏五侯毒徧海內

五侯謂允讓與冀同時誅

淑忠戰五人

天啓聖

意收而戮之天下之議冀當小平明鑒未遠覆車如昨

而近習之權復相扇結小黃門趙津大猾張汜等肆行

貪虐姦媚左右前太原太守劉瓚南陽太守成瑨糾而

戮之雖言赦後不當誅殺原其誠心在乎去惡至於陞

下有何悁悁

說文曰悁悁恚忿

而小人道長營惑聖聽遂使天

威爲之發怒如加刑謫已爲過甚況乃重罰令伏歐刃

乎又前山陽太守翟超東海相黃浮奉公不撓疾惡如

讎超沒侯覽財物浮誅徐宣之罪並蒙刑坐不逢赦恕

覽之從橫沒財已幸宣犯釁過死有餘辜昔丞相申屠

覽之從橫沒財已幸宣犯釁過死有餘辜昔丞相申屠

嘉召責鄧通洛陽令董宣折辱公主而文帝從而請之

光武加以重賞文帝時太中大夫鄧通愛幸居上旁有

召通通至嘉曰通小臣戲殿上夫不敬當斬通頓首首

盡出血文帝使使召通而謝丞相曰吾弄臣君釋之也

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匿主家吏追不得公主出宣

語見董未聞二臣有專命之誅而今左右羣豎惡傷黨

類妄相交構致此刑譴聞臣是言當復號訴陛下深宜

割塞近習豫政之源引納尚書朝省之事公卿大官五

日一朝宣帝五日一聽事自丞簡練清高斥黜佞邪如

是天和於上地洽於下休禎符瑞豈遠乎哉陛下雖厭

毒臣言凡人主有自勉強敢以死陳帝得奏愈怒竟無

所納朝廷衆庶莫不怨之宦官由此疾蕃彌甚選舉奏

議輒以中詔譴卻長吏以下多至抵罪○劉放曰案文吏當作史太尉

府有長史故猶以蕃名臣不敢加害瓊字文理高唐人

因蕃見譴也高唐縣名今增字幼平陝人並有經術稱處位敢直言

博州縣也

多所搏擊知名當時皆死於獄中九年李膺等以黨事

下獄考實蕃因上疏極諫曰臣聞賢明之君委心輔佐

亡國之主諱聞直辭故湯武雖聖而與於伊呂桀紂迷

惑亡在失人關龍逢桀臣王子比干紂諸父二人並諫悉皆誅死由此言之君為

元首臣為股肱同體相須共成美惡者也前書曰君為元首臣為股

肱明其一體

相須而成也伏見前司隸校尉李膺太僕杜密太尉掾

范滂等正身無玷死心社稷以忠忤旨橫加考案或禁

錮閉隔或死徙非所杜塞天下之口聳盲一世之人與

秦焚書阮儒何以爲異秦始皇時丞相李斯上言曰天

或亂黔首臣請史官非秦記及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

語者悉燒之事見史記衛宏詔定古文官書序曰秦既

焚書患苦天下不從所改更而諸生到者拜爲郎前後

七百人人乃密令種瓜於驪山阮谷中溫處瓜實詔博士

說之人人不同乃令就視爲伏機諸生賢儒皆至焉方

相難不決因發機從上填之以土皆壓之終乃無聲今

新豐縣溫湯處號愍儒鄉湯西有馬谷昔武王克殷表

西岸有阮古老相傳以爲秦阮儒處也

閩封墓史記武王克殷命畢公表商今陛下臨政先誅

忠賢遇善何薄待惡何優夫讒人似實巧言如簧詩小

雅曰

巧言如簧顏之厚矣簧笙簧使聽之者惑視之者昏夫

也言讒人之口以喻笙簧也

吉凶之效存乎識善成敗之機在於察言人君者攝天

地之政秉四海之維舉動不可以違聖法進退不可以

離道規謬言出口則亂及八方何況髡無罪於獄殺無

辜於市乎昔禹巡狩蒼梧見市殺人下車而哭之曰萬

方有罪在予一人故其興也勃焉說苑曰禹見罪人下

夫罪人不順故使殺焉君王何為痛之至此也禹曰堯

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為心今寡人為君也百姓各自

以其心是以痛之書曰百姓有罪在予一人左傳曰禹

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杜預注曰

勃盛也又青徐炎旱五穀損傷民物流遷茹菽不足廣雅曰茹
也而宮女積於房掖國用盡於羅紈外戚私門貪財受
賂所謂祿去公室政在大夫昔春秋之末周德衰微數

十年間無復災眚者天所棄也

春秋感精符曰魯哀公政亂絕無日食天不譴

告也天之於漢悵悵無已

悵悵猶眷眷也

故殷勤示變以悟陛下

除妖去孽實在修德臣位列台司憂責深重不敢尸祿

惜生坐觀成敗如蒙採錄使身首分裂異門而出所不

恨也

穀梁傳曰公會齊侯于頰谷齊人使優施舞於魯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

足異門而出也

帝諱其言切託以蕃辟召非其人遂策免之永

康元年帝崩竇后臨朝詔曰夫民生樹君使司牧之必

須良佐以固王業

前書谷永曰臣聞天生蒸民不能相治為立王者以統理之也

前太

尉陳蕃忠清直亮其以蕃為太傅錄尚書事時新遭大

喪國嗣未立諸尚書畏懼權官託病不朝蕃以書責之

曰古人立節事亡如存

言人主雖亡法度尚在當行之與不亡時同故曰如存前書袁

盎曰主在與在
主亡與亡也

今帝祚未立政事日蹙諸君奈何委荼

蓼之苦息偃在牀

詩國風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周
頌曰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

於

義不足焉得仁乎諸尚書惶怖皆起視事靈帝即位竇

太后復優詔蕃曰蓋褒功以勸善表義以厲俗無德不

報大雅所歎

詩大雅曰無言
不讎無德不報

太傅陳蕃輔弼先帝出內

累年

內音納尚書曰
出納朕命也

忠孝之美德冠本朝蹇愕之操華

首彌固

齊宣王對閭邱印曰夫士亦
華髮墮顛而後可用見新序

今封蕃高陽侯食

邑三百戶蕃上疏讓曰使者即臣廬授高陽鄉侯印綬

即就也

臣誠悼心不知所裁臣聞讓身之文德之昭也然

不敢盜以為名竊惟割地之封功德是為臣熟自思省

前後歷職無它異能合亦食祿不合亦食祿臣雖無素

絜之行竊慕君子不以其道得之不居也論語孔子曰富與貴是人

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若受爵不讓掩面就之詩小雅曰受爵不讓至于已斯

亡注云爵祿不以相讓故怨禍及之也使皇天震怒災流下民於臣之身

亦何所寄顧惟陛下哀臣朽老戒之在得論語孔子曰及其老也血

氣既衰戒之在得注云得貪也竇太后不許蕃復固讓章前後十上竟

不受封初桓帝欲立所幸田貴人為皇后蕃以田氏卑

微竇族良家爭之甚固帝不得已乃立竇后及后臨朝

故委用於蕃蕃與后父大將軍竇武同心盡力徵用名

賢共參政事天下之士莫不延頸想望太平而帝乳母

趙嬈旦夕在太后側

嬈音乃了反

中常侍曹節王甫等與共

交構諂事太后太后信之數出詔命有所封拜及其支

類多行貪虐蕃常疾之志誅中官會竇武亦有謀蕃自

以既從人望而德於太后必謂其志可申乃先上疏曰

臣聞言不直而行不正則為欺乎天而負乎人危言極

意則羣凶側目禍不旋踵鈞此二者臣甯得禍不敢欺

天也今京師蹢蹢道路誼譁言侯覽曹節公乘斲王甫

鄭颺等與趙夫人諸女尚書並亂天下

趙夫人即趙嬈也女尚書宮內

也官附從者升進忤逆者中傷

前書劉向上書論王鳳曰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

也方今一朝羣臣如河中木耳汎汎東西耽祿畏害陞

下前始攝位順天行誅蘇康管霸並伏其辜是時天地
清明人鬼歡喜奈何數月復縱左右元惡大姦莫此之
甚今不急誅必生變亂傾危社稷其禍難量願出臣章
宣示左右并令天下諸姦知臣疾之太后不納朝廷聞
者莫不震恐蕃因與竇武謀之語在武傳及事泄曹節
等矯詔誅武等蕃時年七十餘聞難作將官屬諸生八
十餘人並拔刃突入承明門攘臂呼曰大將軍忠以衛
國黃門反逆何云竇氏不道邪王甫時出與蕃相迕迕
也遇適聞其言而讓蕃曰先帝新棄天下山陵未成竇武

何功兄弟父子一門三侯又多取掖庭宮人作樂飲讌
旬月之間貲財億計大臣若此是爲道邪公爲棟梁枉

撓阿黨復焉求賊遂令收蕃蕃拔劔叱甫甫兵不敢近

乃益人圍之數十重遂執蕃送黃門北寺獄黃門從官

騶騶騎士也蹋蕃曰死老魅復能損我曹員數奪我曹稟

假不卽日害之徙其家屬於比景宗族門生故吏皆斥

免禁錮蕃友人陳留朱震時爲銓令銓縣屬沛郡聞而棄官

哭之收塋蕃尸匿其子逸於甘陵界中事覺繫獄合門

桎梏震授考掠劉攽曰案授當作受誓死不言故逸得免後黃

巾賊起大赦黨人乃追還逸官至魯相震字伯厚初爲

州從事奏濟陰太守單匡臧罪并連匡兄中常侍車騎

將軍超桓帝收匡下廷尉以譴超超詣獄謝三府諺曰

車如雞栖馬如狗疾惡如風朱伯厚中事覺藥熾合門

論曰桓靈之世若陳蕃之徒咸能樹立風聲抗論昏俗

而驅馳嶮阨之中與刑人腐夫同朝爭衡前書班固曰相與提衡音

義云衡平也終取滅亡之禍者彼非不能絜情志違埃

霧也違避也愍夫世士以離俗為高而人倫莫相恤也以

逖世為非義故屢退而不去以仁心為己任雖道遠而

彌厲論語曰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及遭際會協策竇武自

謂萬世一遇也懍懍乎伊望之業矣懍懍有風貌也功雖不

終然其信義足以攜持民心漢世亂而不亡百餘年間
數公之力也

王允傳

王允字子師太原

祁人也

祁今并州縣也

世任州郡為冠蓋同

郡郭林宗嘗見允

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

史記曰田光謂燕盛之時一日千里

太子丹曰臣聞驥壯至其老也駑馬先之

遂與定交年十

九為郡吏時小黃

門晉陽趙津貪橫放恣為一縣巨患

允討捕殺之而津

兄弟諂事宦官因緣譖訴桓帝震怒

徵太守劉瓚下獄

死允送喪還平原終畢三年然後歸

家復還任郡人有路佛者少無名行而太守王球召以

史記卷之六十一

補吏允犯顏固爭球怒收允欲殺之刺史鄧盛聞而馳傳辟爲別駕從事允由是知名而路佛以之廢棄允少好大節有志於立功常習誦經傳朝夕試馳射三公並辟以司徒高第爲侍御史中平元年黃巾賊起特選拜豫州刺史辟荀爽孔融等爲從事上除禁黨討擊黃巾別帥大破之與左中郎將皇甫嵩右中郎將朱儁等受降數十萬於賊中得中常侍張讓賓客書疏與黃巾交通允具發其姦以狀聞靈帝責怒讓讓叩頭陳謝竟不能罪之而讓懷挾忿怒以事中允中傷也明年遂傳下獄

傳逮也

會赦還復刺

史旬日間復以它罪被捕司徒楊賜

以允素高不欲使更楚辱更經也乃遣客謝之曰君以

張讓之事故一月再徵凶慝難量幸為深計深計謂令自死又

諸從事好氣決者共流涕奉藥而進之允厲聲曰吾為

人臣獲罪於君當伏大辟以謝天下豈有乳藥求死乎

投杯而起出就檻車既至廷尉左右皆促其事朝臣莫

不歎息大將軍何進太尉袁隗司徒楊賜共上疏請之

曰夫內視反聽則忠臣竭誠寬賢務能則義士厲節內視

自視也反聽自聽也言是以孝文納馮唐之說文帝時

皆恕己不責於人也唐為郎中署長奏言曰臣聞魏尚為

雲中守下吏免馮差六級陛下之吏削其爵愚以為

陛下法大明賞太輕罰太重晉悼宥魏絳之罪左傳曰

之弟楊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公怒之絳曰臣聞師眾以順為武軍事有死無犯為敬臣懼其死以及楊干無所逃罪公曰寡人有弟不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與之禮食使佐新軍允

以特選受命誅逆撫順曾未期月州境澄清方欲列其

庸勳請加爵賞而以奉事不當當肆大戮責輕罰重有

虧眾望臣等備位宰相不敢寢默誠以允宜蒙三槐之

聽以昭忠貞之心周禮朝士職三槐九棘公卿於下聽訟故曰三槐之聽書奏得

以減死論是冬大赦而允獨不在宥三公咸復為言至

明年乃得解釋是時宦者橫暴睚眦觸死睚音五懈反眦音士賜反

前書曰原涉好殺睚眦於塵中觸死者甚多允懼不免乃變易名姓轉側河

內陳留間轉側猶去來也及帝崩乃奔喪京師時大將軍何進

欲誅宦官召允與謀事請爲從事中郎轉河南尹獻帝
卽位拜太僕再遷守尚書令初平元年代楊彪爲司徒
守尚書令如故及董卓遷都關中允悉收斂蘭臺石室
圖書祕緯要者以從旣至長安皆分別條上又集漢朝
舊事所當施用者一皆奏之經籍具存允有力焉時董
卓尚留洛陽朝政大小悉委之於允允矯情屈意每相
承附卓亦推心不生乖疑故得扶持王室於危亂之中
臣主內外莫不倚恃焉允見卓禍毒方深篡逆已兆密
與司隸校尉黃琬尚書鄭公業等謀共誅之乃上護羌
校尉楊瓚行左將軍事執金吾士孫瑞爲南陽太守並

將兵出武關道以討袁術為名實欲分路征卓而後拔

天子還洛陽卓疑而留之允乃引內瑞為僕射瓚為尚

書二年卓還長安錄入關之功封允為溫侯食邑五千

戶固讓不受士孫瑞說允曰夫執謙守約存乎其時公

與董太師並位俱封而獨崇高節豈和光之道邪老子和

其光同允納其言乃受二千戶三年春連雨六十餘日

允與士孫瑞楊瓚登臺請霽復結前謀說文曰霽雨止也郭璞曰南陽

人呼雨瑞曰自歲末以來太陽不照霖雨積時月犯執

止日霽法執法星名史記曰太彗孛仍見晝陰夜陽霧氣交侵

法微南四星曰執法也此期應促盡內發者勝幾不可後公其圖之允然其言

乃潛結卓將呂布使爲內應會卓入賀呂布因刺殺之

語在卓傳

帝時疾愈故入賀也

允初議赦卓部曲呂布亦數勸之

旣而疑曰此輩無罪從其主耳今若名爲惡逆而特赦之適足使其自疑非所以安之之道也呂布又欲以卓

財物班賜公卿將校允又不從而素輕布以劔客遇之

布亦負其功勞多自誇伐旣失意望漸不相平允性剛

稜疾惡

稜威稜也力登反

初懼董卓豺狼故折節圖之卓旣殲

滅自謂無復患難及在際會每乏溫潤之色仗正持重

不循權宜之計是以羣下不甚附之董卓將校及在位

者多涼州人允議罷其軍或說允曰涼州人素憚袁氏

而畏關東今若一旦解兵關東則必人人自危

○劉放曰今若

一旦解兵關東案文多關東二字

可以皇甫義真為將軍就領其眾因

使留陝以安撫之而徐與關東通謀以觀其變允曰不

然關東舉義兵者皆吾徒耳今若距險屯陝雖安涼州

而疑關東之心甚不可也時百姓訛言當悉誅涼州人

遂轉相恐動其在關中者皆擁兵自守更相謂曰丁彥

思蔡伯喈但以董公親厚並尚從坐今既不赦我曹而

欲解兵今日解兵明日當復為魚肉矣卓部曲將李傕

郭汜等先將兵在關東因不自安遂合謀為亂攻圍長

安城陷呂布奔走布駐馬青瑣門外

前書音義曰以青畫戶邊鏤中天子

又6X

也制招允曰公可以去乎允曰若蒙社稷之靈上安國家

吾之願也如其不獲則奉身以死之朝廷幼少恃我而

已

朝廷謂天子也

臨難苟免吾不忍也努力謝關東諸公勤以

國家爲念初允以同郡宋翼爲左馮翊王宏爲右扶風

是時三輔民庶熾盛兵穀富實李傕等欲卽殺允懼二

郡爲患乃先徵翼宏宏遣使謂翼曰郭汜李傕以我二

人在外故未危王公今日就徵明日俱族計將安出翼

曰雖禍福難量然王命所不得避也宏曰義兵鼎沸在

於董卓況其黨與乎若舉兵共討君側惡人山東必應

之此轉禍爲福之計也翼不從宏不能獨立遂俱就徵

下廷尉催乃收允及翼宏并殺之允時年五十六長子侍中蓋次子景定及宗族十餘人皆見誅害唯兄子晨陵得脫歸鄉里天子感慟百姓喪氣莫敢收允尸者唯故吏平陵令趙戩棄官營喪

戩音翦

王宏字長文少有氣

力不拘細行初為宏農太守考案郡中有事宦官買爵位者雖位至二千石皆掠考收捕遂殺數十人威動鄰界素與司隸校尉胡种有隙及宏下獄种遂迫促殺之宏臨命詬曰詬罵也音火豆反宋翼豎儒不足議大計豎者言賤劣如僮胡种樂人之禍禍將及之种後眼輒見宏以杖擊之因發病數日死後遷都於許帝思允忠節使改殯葬之

遭虎賁中郎將奉策弔祭賜東園祕器贈以本官印綬
送還本郡封其孫黑爲安樂亭侯食邑三百戶士孫瑞
字君策扶風人頗有才謀瑞以允自專討董卓之勞故
歸功不侯所以獲免於難後爲國三老光祿大夫每三
公缺楊彪皇甫嵩皆讓位於瑞興平二年從駕東歸爲
亂兵所殺趙戩字叔茂長陵人性質正多謀初平中爲
尚書典選舉董卓數欲有所私授戩輒堅拒不聽言色
強厲卓怒召將殺之衆人悚慄而戩辭貌自若卓悔謝
釋之長安之亂客於荊州劉表厚禮焉及曹操平荊州
乃辟之執戩手曰恨相見晚卒相國鍾繇長史

鍾繇字元常魏

太祖時為相國

論曰士雖以正立亦以謀濟若王允之推董卓而引其

權伺其間而敝其罪當此之時天下懸解矣

莊子曰斯所謂帝之

懸解懸解喻安泰也

而終不以猜忤為釁者知其本於忠義之誠

也故推卓不為失正分權不為苟冒伺間不為狙詐及

其謀濟意從則歸成於正也

贊曰陳蕃蕪室志清天綱人謀雖緝幽運未當

緝合也易下繫

曰人謀鬼謀言蕃設謀雖合而冥運未符也

言觀殄瘁曷非云亡

殄盡也瘁病也言國

將殄瘁豈不由賢人云亡乎詩大雅曰人之云亡邦國殄

瘁也

子師圖難晦心傾節

謂

性屈意

功全元醜身殘餘孽時有隆夷事亦工拙

誅卓為工

被殺為
拙也

卷之十六

後漢書卷九十六

後漢書卷九十六考證

陳蕃傳再遷爲樂安太守注續漢志樂安縣名本名千

乘和帝更名也○縣當作郡

臣會汾

按千乘貞王傳

永元七年改國名樂安質帝時改封渤海樂安仍當
爲郡故此傳言樂安太守也樂安屬邑有千乘樂安
兩縣前後志初無改易惟郡名耳

營惑聖聽○何焯校本營改熒

王允傳种後眼輒見宏○諸本同何焯校本眼改眠

王允執戟於殿門見董卓○前本同何執戟本與為知

勞怨望○向執戟本營為策

爾親前翁志味無為長冊雅各耳

禽謀姑此君言樂安太守也樂安鳳邑齊下乘樂安

永元十平文四各樂安登帝親為桂陽縣樂安山當

乘味帝更各也○親當北漢
引會後 對于乘其王

刺蕃曹再數禽樂安太守也餘斯志樂安親各本各下

新書卷九十六考證

後漢書卷九十七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子 賢 注

黨錮列傳第五十七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言嗜惡之本同而遷染之

塗異也

嗜猶好也惡音烏故反言人好惡各有本性遷染者由其所習尚書曰唯人生厚因物有遷墨

子曰墨子見染絲者泣而歎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

黃故染不可不慎也非獨染絲然也國亦有染湯染於

伊尹故王天下殷紂染於惡

來故國殘身死為天下僂

夫刻意則行不肆牽物則

其志流

刻意刻削其意不得自恣也莊子曰刻意尚行離時異俗行音下孟反肆猶放縱也牽物謂為

物所牽制則其志流宕忘反也淮南子

曰非拘繫牽連於物而不與推移也

是以聖人導人

理性裁抑宕佚慎其所與節其所偏雖情品萬區質文

異數至於陶物振俗其道一也陶謂陶冶以成之管子曰夫法之制人猶陶之

於埴治之於金也埴猶植叔末澆訛王道陵缺謂當春秋之時而猶

假仁以効已憑義以濟功舉中於理則強梁褫氣片言

違正則厮臺解情蓋前哲之遺塵有足求者褫猶奪也音直紙反

厮臺賤人也齊侯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

何故管仲對曰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寡人是徵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遂使屈完與齊盟

于召陵此強梁褫氣也又晉呂甥卻芮將焚公宮而殺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曰汝為惠公來求殺

余命汝三宿汝中宿而至雖君有命何其速也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

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此為厮臺解情也並見左傳霸

德既衰狙詐萌起霸德衰六國時也狙音七余反廣雅曰狙獼猴也以其多詐故比之也

疆者以決勝為雄弱者以詐劣受屈至有畫半策而結

萬金開一說而錫琛瑞蘇秦說趙王賜白璧百雙黃金一萬鎰虞卿一見趙王賜白璧一

或起徒步而仕執珪解草衣以升卿相雙黃金百鎰見史記及戰國策

史記曰楚惠王言莊舄越之鄙細人也今仕楚執珪貴富矣解草衣謂范雎蔡澤之類士之飾巧

馳辯以要能釣利者不期而景從矣韓子李斯曰韓非於秦也賈誼過秦論曰嬴糧而景從自是愛尚相奪與時回變其風不可

留其敝不能反及漢祖杖劍武夫敦興憲令寬賒文禮

簡闊緒餘四豪之烈人懷陵上之心四豪謂信陵君魏公子無忌平原君

趙勝春申君黃歇孟嘗君田文前輕死重氣怨惠必讐

昔班固曰游談者以四豪為稱首

令行私庭權移匹庶任俠之方成其俗矣

前書音義曰相與信為任

同是非為俠所謂權行州域力折公侯者也

自武帝以後崇尚儒學懷經協

術所在霧會至有石渠分爭之論黨同伐異之說守文

之徒盛於時矣

武帝詔求賢良於是公孫宏董仲舒等出焉宣帝時集諸儒於石渠閣講論六

藝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同已者朋黨之異已者攻伐之劉歆書曰黨

同門如道真

至王莽專偽終於篡國忠義之流恥見纓紉遂

乃榮華邱壑甘足枯槁

謂龔勝薛方郭欽蔣詡之類並隱居不應莽召

雖中興

在運漢德重開而保身懷方彌相慕襲去就之節重於

時矣

謂逢萌嚴光周黨尚長之屬

逮桓靈之間主荒政謬國命委於

闡寺士子羞與為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

名聲互相題拂品覈公卿裁量執政婞直之風於斯行

矣婞很也音刑鼎反夫上好則下必甚矯枉故直必過其理然

矣禮記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矯正也正枉必過其直見孟子

若范滂張儉之徒清心忌惡終陷黨議不其然乎初桓

帝為蠡吾侯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即帝位擢福為尚書

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為之謠曰天下規

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譏揣初委反

遂各樹朋徒漸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

自此始矣後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

瑁亦委功曹岑暉音質二郡又為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

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宏農成瑁但坐嘯

謝承書曰成瑁少修仁義篤學以清名見舉孝廉拜郎

中遷南陽太守郡舊多豪強中官黃門磐牙境界瑁下

車振威嚴以檢攝之是時桓帝乳母中官貴人外親張

子禁怙恃貴執不畏法網功曹岑暉勸使捕子禁付宛

獄笞殺之桓帝徵瑁下獄死宗資字叔都南陽安衆人

也家代為漢將相名臣祖父均自有傳資少在京師學

孟氏易歐陽尚書舉孝廉拜議郎補御史中丞汝南太

守署范滂為功曹委任政事推功於滂不伐其美任善

之名聞於海內也因此流言轉入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林宗

賈偉節為其冠冠猶首也並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

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天下俊秀

王叔茂又渤海公族進階公族姓也名進階風俗通曰

晉成公立嫡子為公族大夫

韓無忌號公族扶風魏齊卿並危言深論不隱豪強危

言

穆子見左氏傳

謂不畏危難而直言也論語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

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議屣履到門時河內張成善說風角推占當赦遂教子

殺人李膺為河南尹督促收捕既而逢宥獲免膺愈懷

憤疾竟案殺之初成以方伎交通宦官帝亦頗諍其占

成弟子牢脩因上書誣告膺等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

生徒更相驅馳共為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說文曰誹謗也

蒼頡篇曰訕非也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布告天

下使同忿疾遂收執膺等其辭所連及陳寔之徒二百

餘人或有人逃遁不獲皆懸金購募使者四出相望於道

明年尚書霍譖城門校尉竇武並表為請帝意稍解乃

皆赦歸田里禁錮終身而黨人之名猶書王府自是正

直廢放邪枉熾結海內希風之流遂共相標榜希望也標榜猶

相稱揚也榜與指天下名士為之稱號上曰三君次曰榜同古字通

八俊次日八顧次日八及次日八廚猶古之八元八凱

也竇武劉淑陳蕃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

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為八俊俊者言人

之英也郭林宗宗慈巴肅夏馥范滂尹勲蔡衍羊陟為

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張儉岑晫劉表陳翔

孔昱范康檀敷翟超為八及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

也導引也宗謂所宗仰也度尚張邈王考劉儒胡母班秦周蕃嚮

王章為八廚

蕃姓也音皮

廚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又張儉

鄉人朱並承望中常侍侯覽意旨上書告儉與同鄉二

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為部黨圖危社稷以儉及檀彬褚

鳳張肅薛蘭馮禧魏元徐乾為八俊田林張隱劉表薛

郁王訪劉祇宣靖公緒恭為八顧

公緒姓也

朱楷田槃疎耽

薛敦宋布唐龍羸咨宣褒為八及刻石立墀共為部黨

而儉為之魁

墀除地於中為壇墀音禪魁大帥也

靈帝詔刊章捕儉等

刑

不欲宣露並名故刑除之而直捕儉等

大長秋曹節因此諷有司奏捕前

黨故司空虞放太僕杜密長樂少府李膺司隸校尉朱

寓潁川太守巴肅沛相荀昱河內太守魏朗山陽太守

翟超任城相劉儒太尉掾范滂等百餘人皆死獄中餘

或先歿不及或亡命獲免自此諸為怨隙者因相陷害

睚眦之忿濫入黨中睚音五懈反廣雅曰睚裂也眦音才賜反前書音義曰瞋目貌也史

記曰睚眦之際必報又州郡承旨或有未嘗交關亦離禍毒其死

徙廢禁者六七百人熹平五年永昌太守曹鸞上書大

訟黨人言甚方切帝省奏大怒即詔司隸益州檻車收

鸞送槐里獄掠殺之於是又詔州郡更考黨人門生故

吏父子兄弟其在位者免官禁錮爰及五屬謂斬衰齊衰大功小

功總麻也光和二年上祿長和海上祿縣屬武都郡今成州縣也上言禮從

祖兄弟別居異財恩義已輕服屬疎末而今黨人錮及

五族既乖典訓之文有謬經常之法

左氏傳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

覽而悟之黨錮自從祖以下皆得解釋中平元年黃巾

賊起中常侍呂彊言於帝曰黨錮久積人情多怨若久

不赦宥輕與張角合謀為變滋大悔之無救帝懼其言

乃大赦黨人誅徙之家皆歸故郡其後黃巾遂盛朝野

崩離紀綱文章蕩然矣

詩大雅蕩篇序曰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鄭元注云

蕩蕩法度廢壞之貌也凡黨事始自甘陵汝南成於李膺張儉海

內塗炭二十餘年諸所蔓衍皆天下善士三君八俊等

三十五人其名迹存者並載乎篇陳蕃竇武王暢劉表

度尚郭林宗別有傳荀昱附祖淑傳張邈附呂布傳胡

母班附袁紹傳王考字文祖東平壽張人冀州刺史秦
周字平王陳留平邱人北海相蕃嚮字嘉景魯國人郎
中王璋字伯儀東萊曲城人少府卿曲城縣故城在今萊州掖縣東北
位行並不顯翟超山陽太守事在陳蕃傳字及郡縣未
詳朱寓沛人與杜密等俱死獄中唯趙典名見而已

劉淑傳

劉淑字仲承河間樂成人也祖父稱司隸校尉淑少學
明五經遂隱居立精舍講授諸生常數百人州郡禮請
五府連辟並不就永興二年司徒种暠舉淑賢良方正
辭以疾桓帝聞淑高名切責州郡使輿病詣京師淑不

第再遷青州刺史守令畏威明多望風棄官復徵再遷

漁陽太守尋轉蜀郡太守以母老乞不之官

謝承書曰出補蜀郡

太守脩岸序設條教明法令威恩並行蜀之珍玩不轉入於門益州紀其政化朝廷舉能理劇轉烏桓校尉

烏桓校尉鮮卑數犯塞膺常蒙矢石每破走之虜甚憚

懾謝承書曰膺常率步騎臨陣交戰身被創夷拭血進戰遂敗寇斬首二千級

以公事免官

還居綸氏教授常千人

綸氏縣屬潁川郡故城今陽城縣也

南陽樊陵求

為門徒膺謝不受陵後以阿附宦官致位太尉為節志

者所羞

漢官儀曰樊陵字德雲

荀爽嘗就謁膺因為其御既還喜

曰今日乃得御李君矣其見慕如此永壽二年鮮卑寇

雲中桓帝聞膺能乃復徵為度遼將軍先是羌虜及疏

勒龜茲數出攻鈔張掖酒泉雲中諸郡百姓屢被其害
自膺到邊皆望風懼服先所掠男女悉送還塞下自是
之後聲振遠域延熹二年徵再遷河南尹時宛陵大姓
羊元羣罷北海郡臧罪狼籍郡舍溷軒有奇巧乃載之

以歸

溷軒
厠屋

膺表欲按其罪元羣行賂宦豎膺反坐輸作

左校初膺與廷尉馮緄大司農劉祐等共同心志糾罰
姦倖緄祐時亦得罪輸作司隸校尉應奉上疏理膺等

曰昔秦人觀寶於楚昭奚恤莅以羣賢

新序曰秦欲伐
楚使使者往觀

楚之寶器楚王聞之召昭奚恤問焉對曰此欲觀吾國
之得失而圖之寶器在於賢臣遂使恤應之乃為東面
之壇一為南面之壇四為西面之壇一秦使者至恤曰
君客也請就上位東面子西南面太宰子方次之葉公

子高次之司馬子反次之恤自居西面之壇稱曰客觀
 楚國之寶器所寶者賢臣也理百姓實倉廩使人各得
 其所子西在此奉珪璋使諸侯解忿悁之難交兩國之
 權使無兵革之憂太宰子方在此守封疆謹境界不侵
 鄰國鄰亦不侵葉公子高在此理師旅正兵戎以當疆
 敵提枹鼓以動百萬之眾使皆赴湯火蹈白刃出萬死
 不顧司馬子反在此若懷霸王之餘義獵理亂之遺風
 昭奚恤在此惟大國所觀秦使者瞿然無以對恤遂攝
 衣而去使反言秦君曰梁惠王瑋其照乘之珠齊威王
 楚多賢臣未可謀也

答以四臣 瑋猶美也史記曰魏惠王問齊威王曰王亦
 有寶乎威王曰無有魏王曰寡人之國雖小
 尚有徑寸珠照車前後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
 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所以為寶者與王異吾臣有
 檀子者使守南城楚人不敢為寇吾臣有盼子者使守
 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吾臣有黔夫者使守徐州
 於是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從者七十餘家吾臣有
 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以此為寶將以照千里
 豈特十二乘哉魏

夫忠賢武將國之心膺竊見左校施

刑徒前廷尉馮緄大司農劉祐河南尹李膺等執法不

撓誅舉邪臣肆之以法

肆陳也

衆庶稱宜昔季孫行父親

逆君命逐出莒僕於舜之功二十之一

紀太子僕殺紀公以其寶玉來

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季文子使司寇出之境公問其故對曰孝敬忠信為吉德盜賊藏姦為凶德大莒僕

則其孝敬則弑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是以去之舜舉十六相去四凶有大功二十而

為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見左傳今膺等投身彊禦

畢力致罪陛下既不聽察而猥受譖訴遂令忠臣同愆

元惡自春迄冬不蒙降恕遐邇觀聽為之歎息夫立政

之要記功忘失是以武帝捨安國於徒中

景帝時韓安國為梁大夫

坐法抵罪後梁內史缺起徒中為二千石拜為內史臣賢案此言武帝誤也

宣帝徵張敞於

亡命

張敞為京兆尹坐殺人亡命歸緄前討蠻荆均吉

家冀州亂微敞為冀州刺史

甫之功

詩小雅曰顯允方叔征伐玁狁今特征伐蠻荆

皆使來服於宣王之威美其功之多也緄以祐數臨督

司有不吐茹之節

謂祐奏梁冀弟昊又為司隸校尉權

剛亦不吐不侮鴈著威幽并遺愛度遼今三垂蠢動王

旅未振易稱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易解卦象辭也卦坎下震

上解坎為險為水水者雨之象震為動 乞原膺等以備

為雷王弼注云屯難盤結於是乎解也 不虞書奏乃悉免其刑再遷復拜司隸校尉時張讓弟

朔為野王令貪殘無道至乃殺孕婦聞膺厲威嚴懼罪

逃還京師因匿兄讓第舍藏於合柱中膺知其狀率將

吏卒破柱取朔付洛陽獄受辭畢卽殺之讓訴寃於帝

詔膺入殿御親臨軒詰以不先請便加誅辟之意膺對

曰昔晉文公執衛成公歸于京師春秋是焉公羊傳曰晉人執衛

侯歸之于京師歸之于者執之乎天子之側者也禮云罪定不定已可知矣何休注云歸之于者決辭也

公族有罪雖曰宥之有司執憲不從解見張昔仲尼為

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今臣到官已積一旬私懼以

稽留為愆不意獲速疾之罪誠自知釁責死不旋踵特

乞留五日尅殄元惡退就鼎鑊始生之願也帝無復言

顧謂讓曰此汝弟之罪司隸何愆乃遣出之自此諸黃

門常侍皆鞠躬屏氣休沐不敢復出宮省帝怪問其故

並叩頭泣曰畏李校尉是時朝廷日亂綱紀積阨膺獨

持風裁以聲名自高裁音才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

龍門以魚為喻也龍門河水所下之口在今絳州龍門縣辛氏三秦記曰河津一名龍門水險不通魚鼈

之屬莫能上江海大魚薄集龍門下數千不得上上則為龍也及遭黨事當考實膺等

案經三府太尉陳蕃郤之曰今所考案皆海內人譽憂

國忠公之臣此等猶將十世宥也解見耿豈有罪名不

章而致收掠者乎不肯平署平署猶帝愈怒遂下膺等

於黃門北寺獄獄名解見膺等頗引宦官子弟宦官多

懼請帝以天時宜赦於是大赦天下膺免歸鄉里居陽

城山中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汙穢朝廷以朝廷為汙穢

也及陳蕃免太尉朝野屬意於膺荀爽恐其名高致禍

欲令屈節以全亂世為書貽曰久廢過庭不聞善誘陟

咭瞻望惟日為歲論語曰鯉趨而過庭子曰學詩乎曰未也又曰孔子恂恂然善誘人詩曰

陟彼咭兮瞻望父兮又曰一日不見如三歲兮爽致敬於膺故以父為喻也知以直道不容

於時悅山樂水家于陽城道近路夷當即聘問無狀嬰

疾闕於所仰頃聞上帝震怒貶黜鼎臣上帝謂天子人鼎臣即陳蕃

鬼同謀易下繫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以為天子當貞觀二五利見大

人易曰天地之道貞觀也乾九二九五並曰利見大人也不謂夷之初旦明而未

融夷傷也融朗也明夷卦離下坤上離為日坤為地日之初出其明未朗左傳曰明而未融其當旦乎以膺

黜故喻虹蜺揚輝棄和取同春秋考異郵曰虹蜺出亂之也或弃和謂弃君子同小人

也方今天地氣閉大人休否易文言曰天地閉賢人隱

謂休廢而否塞智者見險投以遠害見險難故投身以遠害也

可榮雖匱人望內合私願匱乏想甚欣然不為恨也願

怡神無事偃息衡門毛萇詩注曰衡門橫木為門任其飛沈與時抑

揚頃之帝崩陳蕃為太傅與大將軍竇武共秉朝政連

謀誅諸宦官故引用天下名士乃以膺為長樂少府及

陳竇之敗膺等復廢後張儉事起收捕鈎黨鄉人謂膺

曰可去矣對曰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左傳曰

弟楊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怒謂羊舌赤曰

合諸侯以為榮也楊干為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

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避難有吾年已六十死生有

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

命去將安之乃詣詔獄考死妻子徙邊門生故吏及其
父兄並被禁錮時侍御史蜀郡景毅子願為膺門徒而
未有錄牒故不及於譴毅乃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
之豈可以漏奪名籍苟安而已○劉攽曰案文奪當作
脫脫作奪音耳字不可
通遂自表免歸時人義之膺子瓚位至東平相○劉承書
瓚作珪
初曹操微時瓚異其才將沒謂子宣等曰時將亂矣天
下英雄無過曹操張孟卓與吾善袁本初汝外親雖爾
勿依必歸曹氏諸子從之並免於亂世

杜密傳

杜密字周甫潁川陽城人也為人沈質少有厲俗志為

司徒胡廣所辟稍遷代郡太守徵三遷太山太守北海

相其宦官子弟為令長有姦惡者輒捕案之行春到高

密縣見鄭元為鄉佐知其異器即召署郡職遂遣就學

後密去官還家每謁守令多所陳託同郡劉勝亦自蜀

郡告歸鄉里閉門掃軌無所干及軌車迹也太守王昱

謂密曰劉季陵清高士公卿多舉之者密知昱激已對

曰劉勝位為大夫見禮上賓而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

情惜已自同寒蟬此罪人也寒蟬謂寂默也楚詞曰悲哉秋之為氣也蟬寂寞而

無聲今志義力行之賢而密達之力行謂盡力行善也禮記曰好問近乎智力行

仁近乎違道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賞刑得中令問

休揚不亦萬分之一乎豈慙服待之彌厚後桓帝徵拜
尚書令遷河南尹轉太僕黨事既起免歸本郡與李膺
俱坐而名行相次故時人亦稱李杜焉前有李固杜後
太傅陳蕃輔政復為太僕明年坐黨事被徵自殺

劉祐傳

劉祐字伯祖中山安國人也

安國縣故城在今定州義
豐縣東南謝承書曰祐宗

室允緒代有名位少修操行學嚴氏春秋小戴禮古文
尚書仕郡為主簿郡將少子嘗出錢付之令市買果實
祐悉以買筆書具與之因白郡將言郎君年可入小學
而但傲很遠近謂明府無過庭之教請出授書郡將為
使子就祐受經五日一試不安國後別屬博陵祐初察
滿呈限白決罰遂成學業也

孝廉補尚書侍郎閑練故事文札強辨每有奏議應對

無滯為僚類所歸除任城令兗州舉為尤異遷揚州刺

史是時會稽太守梁旻大將軍冀之從弟也祐舉奏其

罪旻坐徵復遷祐河東太守時屬縣令長率多中官子

弟百姓患之祐到黜其權強平理冤結政為三河表

謂河東河內河南也表猶標準也再遷延熹四年拜尚書令又出為河

南尹轉司隸校尉時權貴子弟罷州郡還入京師者每

至界首輒改易輿服隱匿財寶威行朝廷拜宗正三轉

大司農時中常侍蘇康管霸用事於內遂固天下良田

美業山林湖澤民庶窮困州郡累氣累氣屏息也祐移書所

在依科品沒入之桓帝大怒論祐輸左校後得赦出復

歷三卿輒以疾辭乞骸骨歸田里詔拜中散大夫遂杜

門絕迹每三公缺朝廷皆屬意於祐以譖毀不用延篤

貽之書曰昔太伯三讓人無德而稱焉三讓解見和帝紀延陵

高揖華夏仰風揖讓也左傳吳王喪將立弟季札札棄其室而耕乃舍之

吾子懷遠氏之可卷體甯子之如愚遠瑗字伯玉甯子名俞並衛大夫論

語孔子曰君子哉遠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又曰甯武子邦無道則愚微妙元通

冲而不盈老子曰古之善為道者微妙元通深不可識也又曰道冲而用之或不盈茂三光

之明未暇以天下為事何其劭與莊子曰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

且理之未暇理天下也靈帝初陳蕃輔政以祐為河南

尹及蕃敗祐黜歸卒于家明年大誅黨人幸不及禍

魏朗傳

魏朗字少英會稽上虞人也

上虞縣故城在今越州餘姚縣西有虞山在縣東

少為縣吏兄為鄉人所殺朗白日操刃報讐於縣中遂

亡命到陳國從博士郤仲信學春秋圖緯

孔子作春秋緯十二篇

又詣太學受五經京師長者李膺之徒爭從之初辟司

徒府再遷彭城令時中宮子弟為相國多行非法朗與

更相章奏幸臣忿疾欲中之

中猶中傷

會九真賊起乃共薦

朗為九真都尉到官獎厲吏兵討破羣賊斬首二千級

桓帝美其功徵拜議郎頃之遷尚書屢陳便宜有所補

益出為河內太守政稱三河表尚書令陳蕃薦朗公忠

亮直宜在機密復徵爲尙書會被黨議免歸家朗性矜
嚴閉門整法度家人不見墮容後竇武等誅朗以黨被
急徵行至牛渚自殺牛渚山名突出江中謂爲牛渚圻在今宣州當塗縣北也著書
數篇號魏子云

夏馥傳

夏馥字子治陳留圉人也少爲書生言行質直同縣高
氏蔡氏並皆富殖郡人畏而事之唯馥比門不與交通
比門猶並門也由是爲豪姓所仇桓帝初舉直言不就馥雖不
交時宦然以聲名爲中官所憚遂與范滂張儉等俱被
誣陷詔下州郡捕爲黨魁及儉等亡命經歷之處皆被

收考辭所連引布徧天下馥乃頓足而歎曰孽自己作

空汗良善一人逃死禍及萬家何以生為乃自翦須變

形入林慮山中

林慮今相州縣

隱匿姓名為治家傭親突煙炭

形貌毀瘁積二三年人無知者後馥弟靜乘車馬載縑

帛追之於涅陽市中

涅陽縣屬南陽郡

遇馥不識聞其言聲乃

覺而拜之馥避不與語靜追隨至客舍共宿夜中密呼

靜曰吾以守道疾惡故為權宦所陷且念營苟全以庇

性命弟奈何載物相求是以禍見追也明旦別去黨禁

未解而卒

宗慈傳

宗慈字孝初南陽安衆人也安衆在今南陽縣西南舉
孝廉九辟公府有道徵不就後爲脩武令時太守出自
權豪多取貨賂慈遂棄官去徵拜議郎未到道疾卒南
陽羣士皆重其義行

巴肅傳

巴肅字恭祖勃海高城人也

高城縣故城在今滄州鹽山縣南

初察孝

廉厯慎令貝邱長

慎縣屬汝南郡貝邱縣屬清河郡

皆以郡守非其人

辭病去辟公府稍遷拜議郎與竇武陳蕃等謀誅閹宦
武等遇害肅亦坐黨禁錮中常侍曹節後聞其謀收之
肅自載詣縣縣令見肅入閣解印綬與俱去肅曰爲人

臣者有謀不敢隱有罪不逃刑既不隱其謀矣又敢逃其刑乎遂被害刺史賈琮刊石立銘以記之

范滂傳

范滂字孟博汝南征羌人也

征羌解見來歙傳謝承書曰汝南細陽人也

少

厲清節為州里所服舉孝廉光祿四行

漢官儀曰光祿舉敦厚質樸遜

讓節儉此時為四行也

冀州饑荒盜賊羣起乃以滂為清詔使案

察之滂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及至州境守

令自知臧汙望風解印綬去其所舉奏莫不厭塞眾議

遷光祿勳主事時陳蕃為光祿勳滂執公儀詣蕃蕃不

止之滂懷恨投版棄官而去

版笏也

郭林宗聞而讓蕃曰

若范孟博者豈宜以公禮格之格在今成其去就之名

得無自取不優之議也蕃乃謝焉復為太尉黃瓊所辟

後詔三府掾屬舉謠言漢官儀曰三公聽採長吏臧否人所疾苦還條奏之是為舉謠

言也頃者舉謠言掾屬令史都會殿上主者大言滂奏

刺史二千石權豪之黨二十餘人尙書責滂所劾猥多

疑有私故滂對曰臣之所舉自非叨穢姦暴深為民害

豈以汙簡札哉間以會日迫促故先舉所急其未審者

方更參實臣聞農夫去草嘉穀必茂左傳曰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

去草忠臣除姦王道以清若臣言有貳甘受顯戮吏不

能詰滂觀時方艱知意不行因投劾去太守宗資先聞

其名請署功曹委任政事滂在職嚴整疾惡其有行違
孝悌不軌仁義者皆掃迹斥逐不與共朝顯薦異節抽
拔幽陋滂外甥西平李頌公族子孫而爲鄉曲所棄中
常侍唐衡以頌請資資用爲吏滂以非其人寢而不召
資遷怒捶書佐朱零零仰曰范滂清裁猶以利刃齒腐
朽裁音才今日甯受笞死而滂不可違資乃止郡中中
人以下莫不歸怨乃指滂之所用以爲范黨後牢修誣
言鉤黨鉤引也滂坐繫黃門北寺獄獄吏謂曰凡坐繫皆
祭臯陶滂曰臯陶賢者古之直臣知滂無罪將理之於
帝帝謂天也如其有罪祭之何益衆人由此亦止獄吏將加

掠考滂以同囚多嬰病乃請先就格遂與同郡袁忠爭

受楚毒桓帝使中常侍王甫以次辨詰滂等皆三木囊

頭暴於階下

三木項及手足皆有械更以物蒙覆其頭也前書司馬遷曰魏其大將也衣赭關三

木也餘人在前或對或否滂忠於後越次而進王甫詰曰

君為人臣不推忠國而共造部黨自相襲舉評論朝廷

虛構無端諸所謀結並欲何為皆以情對不得隱飾滂

對曰臣聞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

探湯喻去疾也

見論語

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謂王政之所願聞

不悟更以為黨甫曰卿更相拔舉迭為唇齒有不合者

見則排斥其意如何

劉攽曰見則見則見滂乃慷慨仰天曰

案文當作則見

古之循善自求多福今之循善身陷大戮

○劉敞曰案文循皆當作

修身死之日願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

夷齊

伯夷叔齊餓死首陽山見史記首陽山在洛陽東北

甫愍然爲之改容乃得

並解桎梏

鄭元注周禮曰木在足曰桎在手曰梏

滂後事釋南歸始發京

師汝南南陽士大夫迎之者數千兩

兩車也尚書曰戎車三百兩

同

囚鄉人殷陶黃穆亦免俱歸並衛侍於滂應對賓客滂

顧謂陶等曰今子相隨是重吾禍也遂遁還鄉里初滂

等繫獄尙書霍諝理之及得免到京師往候諝而不爲

謝或有讓滂者對曰昔叔向嬰罪祁奚救之未聞羊舌

有謝恩之辭祁老有自伐之色竟無所言

左傳晉討欒盈之黨殺叔

向之弟羊舌虎并囚叔向於是祁奚聞之見范宣子曰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代宥之今一不免其身不亦惑乎宣子說而免之祁奚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孔安國注尚書曰自功建甯二年遂大誅黨人詔下急捕滂等督郵曰伐也

吳導至縣抱詔書閉傳舍伏牀而泣傳驛舍也音知戀反滂聞之

曰必為我也即自詣獄縣令郭揖大驚出解印綬引與

俱亡曰天下大矣子何為在此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

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離乎其母就與之訣滂白母曰

仲博孝敬足以供養仲博滂弟也滂從龍舒君歸黃泉謝承書曰

滂父顯故龍舒侯相也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

增感戚母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李膺杜密既有

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辭顧謂其

子曰吾欲使汝為惡則惡不可為使汝為善則我不為

惡行路聞之莫不流涕時年三十三

論曰李膺振拔汗險之中前書班固曰振拔汗塗跨騰風雲也蘊義生風

以鼓動流俗周易曰鼓以動之激素行以恥威權立廉尚以振

貴執使天下之士奮迅感槩波蕩而從之幽深牢破室

族而不顧至于子伏其死而母歡其義壯矣哉子曰道

之將廢也與命也論語之文

尹勲傳

尹勲字伯元河南鞏人也家世衣冠伯父睦為司徒兄

頌爲太尉宗族多居貴位者而勲獨持清操不以地執
尙人州郡連辟察孝廉三遷邯鄲令政有異迹後舉高
第五遷尙書令及桓帝誅大將軍梁冀勲參建大謀封
都鄉侯遷汝南太守上書解釋范滂袁忠等黨議禁錮
尋徵拜將作大匠轉大司農坐竇武等事下獄自殺

蔡衍傳

蔡衍字孟喜汝南項人也

項今陳州項城縣也

少明經講授以禮

讓化鄉里鄉里有爭訟者輒詣衍決之其所平處皆曰
無怨舉孝廉稍遷冀州刺史中常侍具瑗託其弟恭舉
茂才衍不受乃收齋書者案之又劾奏河間相曹鼎臧

罪千萬鼎者中常侍騰之弟也騰使大將軍梁冀爲書請之衍不答鼎竟坐輪作左校乃徵衍拜議郎符節令梁冀聞衍賢請欲相見衍辭疾不往冀恨之時南陽太守成瑨等以收糾宦官考廷尉衍與議郎劉瑜表救之言甚切厲坐免官還家杜門不出靈帝卽位復拜議郎會病卒

羊陟傳

羊陟字嗣祖太山梁父人也

梁父故城在今兗州泗水縣也

家世衣冠

族陟少清直有學行舉孝廉辟太尉李固府舉高第拜侍御史會固被誅陟以故吏禁錮歷年復舉高第再遷

冀州刺史奏案貪濁所在肅然又再遷虎賁中郎將城
門校尉三遷尚書令時太尉張顥司徒樊陵大鴻臚郭
防太僕曹陵大司農馮方並與宦豎相姻私公行貨賂
並奏罷黜之不納以前太尉劉寵司隸校尉許永幽州
刺史楊熙涼州刺史劉恭益州刺史龐艾清亮在公薦
舉升進帝嘉之拜陟河南尹計日受奉常食乾飯茹菜
禁制豪右京師憚之會黨事起免官禁錮卒於家

張儉傳

張儉字元節山陽高平人趙王張耳之後也

張耳大梁人也高祖

立爲趙王

父成江夏太守儉初舉茂才以刺史非其人謝病

不起延熹八年太守翟超請為東部督郵時中常侍侯

覽家在防東縣名屬山陽郡故城在今兗州金鄉縣南殘暴百姓所為不軌

儉舉劾覽及其母罪惡請誅之覽遏絕章表並不得通

由是結仇覽等鄉人朱並素性佞邪為儉所棄並懷怨

志遂上書告儉與同郡二十四人為黨於是刊章討捕

儉得亡命困迫遁走望門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

容復流轉東萊止李篤家外黃令毛欽操兵到門篤引

欽謂曰張儉知名天下而亡非其罪縱儉可得甯忍執

之乎欽因起撫篤曰遽伯玉恥獨為君子足下如何自

專仁義篤曰篤雖好義明廷今日載其半矣明廷猶明府言不執

儉得義之半也 欽歎息而去篤因緣送儉出塞以故得免其所

經歷伏重誅者以十數宗親並殄滅郡縣為之殘破中

平元年黨事解乃還鄉里大將軍三公並辟又舉敦朴

公車特徵起家拜少府皆不就獻帝初百姓饑荒而儉

資計差溫乃傾竭財產與邑里共之賴其存者以百數

建安初徵為衛尉不得已而起儉見曹氏世德已萌乃

闔門懸車不豫政事歲餘卒于許下年八十四

論曰昔魏齊違死虞卿解印

違避也史記魏齊魏之諸公子也虞卿趙相也范雎

入秦為昭王相昭王乃遣趙

王書曰魏齊范雎之仇也

急持其頭來趙王乃圍齊

急見虞卿度趙王不可

說乃解其印與齊往信陵

君所信陵君初聞之疑後

乃出迎齊聞信陵初疑遂自刎趙王持其頭遺秦也季

布逃亡朱家甘罪

季布楚人為項羽將數窘漢王羽敗漢購求布千金敢舍匿罪三族布匿

濮陽周氏髡鉗布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是季布也買置田舍乃往洛陽見汝陰侯灌嬰說之曰季布何

罪臣各為主用職耳汝陰侯言於高而張儉見怒時王帝帝乃赦之拜郎中後為河東守也

顛沛假命天下聞其風者莫不憐其壯志而爭為之主

至乃捐城委爵破族屠身蓋數十百所豈不賢哉然儉

以區區一掌而欲獨堙江河

堙塞也前書班固曰何武王嘉區區以一簣障江河

用沒其身終嬰疾甚之亂多見其不知量也

論語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

也又曰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岑暉傳

岑暉字公孝南陽棘陽人也

棘音力父豫為南郡太守以

貪叨誅死方言口叨殘也 晁年少未知名往候同郡宗慈慈方

以有道見徵賓客滿門以晁非良家子不肯見晁留門

下數日晚乃引入慈與語大奇之遂將俱至洛陽因詣

太學受業晁有高才郭林宗朱公叔等皆為友李膺王

暢稱其有幹國器雖在閭里慨然有董正天下之志爾雅

曰董督正也

太守宏農成瑨下車欲振威嚴聞晁高名請為

功曹又以張牧為中賊曹吏○劉放曰案文多一 瑨委

心晁牧褒善糾違肅清朝府宛有富賈張汎者桓帝美

人之外親善巧雕鏤玩好之物頗以賂遺中官以此並

得顯位恃其技巧用執縱橫晁與牧勸瑨收捕汎等既

而遇赦暉竟誅之并收其宗族賓客殺二百餘人後乃
奏聞於是中常侍侯覽使汎妻上書訟其寃帝大震怒
徵璿下獄死暉與牧遁逃亡匿齊魯之間會赦出後州
郡察舉三府交辟並不就及李杜之誅因復逃竄終于
江夏山中云

陳翔傳

陳翔字子麟汝南邵陵人也祖父珍司隸校尉翔少知
名善交結察孝廉太尉周景辟舉高第拜侍御史時正
旦朝賀大將軍梁冀威儀不整翔奏冀恃貴不敬請收
案罪時人奇之遷定襄太守徵拜議郎遷揚州刺史舉

奏豫章太守王永奏事中官吳郡太守徐參在職貪穢
並徵詣廷尉參中常侍璜之弟也由此威名大振又徵
拜議郎補御史中丞坐黨事考黃門北寺獄以無驗見
原卒于家

孔昱傳

孔昱字元世魯國魯人也七世祖霸成帝時歷九卿封

褒成侯

臣賢案前書孔霸字次儒卽安國孫世習尙書
宣帝時爲太中大夫授太子經遷詹事高密相

元帝卽位

霸以師賜爵關內侯號褒成君薨諡曰烈君
今范書及謝承書皆云成帝又言封侯蓋誤也詹事及

相俱二千石

故曰歷卿

自霸至昱爵位相係其卿相牧守五十三

人列侯七人昱少習家學

家學尙書

大將軍梁冀辟不應太

尉舉方正對策不合乃辭病去後遭黨事禁錮靈帝卽位公車徵拜議郎補洛陽令以師喪棄官卒于家

苑康傳

苑康字仲真勃海重合人也

重合縣故城在今滄州樂陵縣東

少受業

太學與郭林宗親善舉孝廉再遷潁陰令有能迹遷太山太守郡內豪姓多不法康至奮威怒施嚴令莫有干犯者先所請奪人田宅皆遽還之是時山陽張儉殺常侍侯覽母案其宗黨賓客或有迸匿太山界者康旣常疾闢宦因此皆窮相收掩無得遺脫覽大怨之誣康與兗州刺史第五種及都尉壺嘉詐上賊降徵康詣廷尉

減死罪一等徙日南潁陰人及太山羊陟等詣闕為訟
乃原還本郡卒于家

檀敷傳

檀敷字文有山陽瑕邱人也

瑕邱今兗州縣

少為諸生家貧而

志清不受鄉里施惠舉孝廉連辟公府皆不就立精舍

教授遠方至者常數百人桓帝時博士徵不就靈帝即

位太尉黃瓊舉方正對策合時宜再遷議郎補蒙令

蒙縣

屬梁國

以郡守非其人棄官去家無產業子孫同衣而出

年八十卒于家

謝承書曰敷與子孫同衣而行并日而食也

劉儒傳

劉儒字叔林東郡陽平人也

陽平故城今魏州莘縣

郭林宗常謂

儒口訥心辯有珪璋之質

珪璋玉也半曰珪璋謝承書

有珪璋之質終

必為令德之士詩曰如珪如璋令聞令望

察孝廉舉高第三遷侍中桓帝時

數有災異下策博求直言儒上封事十條極言得失辭

甚忠切帝不能納出為任城相頃之徵拜議郎會竇武

事下獄自殺里試舉孝廉舉公孫

賈彪傳

山陽鉅野人也

賈彪字偉節潁川定陵人也少遊京師志節慷慨與同

郡荀爽齊名初仕州郡舉孝廉補新息長

新息今豫州縣

小民

困貧多不養子彪嚴為其制與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劫

害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案發就發處而掾吏欲

引南

○劉攽曰案文吏當作史說處具前

彪怒曰賊寇害人此則常理母

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案驗其罪城南賊聞之亦面縛自首數年間人養子者千數僉曰賈父所長生

男名爲賈子生女名爲賈女延熹元年黨事起太尉陳

蕃爭之不能得朝廷寒心莫敢復言彪謂同志曰吾不

西行大禍不解乃入洛陽說城門校尉竇武尙書霍諝

武等訟之桓帝以此大赦黨人李膺出曰吾得免此賈

生之謀也先是岑暉以黨事逃亡親友多匿焉彪獨閉

門不納時人望之

望怨也

彪曰傳言相時而動無累後人

相視也左
傳之文也
公孝以要君致釁自遺其咎吾以不能奮戈

相待反可容隱之乎於是咸服其裁正以黨禁錮卒于

家初彪兄弟三人並有高名而彪最優故天下稱曰賈

氏三虎偉節最怒

何顒傳

何顒字伯求南陽襄鄉人也襄鄉故城在今隨州棗陽縣東北也少遊學

洛陽顒雖後進而郭林宗賈偉節等與之相好顯名太

學友人虞偉高有父讐未報而篤病將終顒往候之偉

高泣而訴顒感其義為復讐以頭醜其墓醜祭醜也及音竹歲反

陳蕃李膺之敗顒以與蕃膺善遂為宦官所陷乃變姓

名亡匿汝南間所至皆親其豪傑有聲荆豫之域○劉放曰

案文間字下又云有聲荆豫之域若南郡則屬荆州袁

紹慕之私與往來結為奔走之友詩大雅曰予曰有胥

有奔走予曰有禦侮毛萇是時黨事起天下多離其難

注曰諭德宣譽曰奔走也颯常私入洛陽從紹計議其窮困閉扃者為求援救以

濟其患有被掩捕者則廣設權計使得逃隱全免者甚

眾及黨錮解颯辟司空府每三府會議莫不推颯之長

累遷及董卓秉政逼颯以為長史託疾不就乃與司空

荀爽司徒王允等共謀卓會爽薨颯以它事為卓所繫

憂憤而卒初颯見曹操歎曰漢家將亡安天下者必此

人也操以是嘉之嘗稱潁川荀彧王佐之器及彧為尚

書令遣人西迎叔父爽并致顛屍而葬之爽之冢傍劉

放曰西迎叔父爽案文致顛屍又葬冢傍則爽亦死矣明脫一喪字

贊曰渭以涇濁玉以礫貞物性既區嗜惡從形

礫音歷說文曰

礫小石也言渭以涇濁乃顯其清玉居礫石乃見其貞區猶別也嗜愛也從形謂形有善惡也以諭彼李膺等

與宦豎不同故相憎疾

蘭蓀無並消長相傾

蓀臭草也左傳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

臭易否卦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泰卦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老子曰高下相傾也

徒恨芳膏煎

灼燈明

前書龔勝死有一老父入哭甚哀曰薰以香白燒膏以明白銷

後漢書卷九十七

後漢書卷九十七考證

黨錮傳矯枉故直必過其理然矣注正枉必過其直見孟子○今孟子無此文

南陽宗資主畫諾○臣世駿按讀者多以唯諾之辭非

也此王公守相答箋啟符牒之文如人主之制

杜密傳劉季陵清高士○陵本或作林

魏朗傳中官子弟爲相國○諸本同何焯校本改國相

范滂傳君爲人臣不推忠國○臣會汾按江甯顧氏本

作不惟惟字義長左氏傳曰嬰所不惟忠於君利社

稷者是與

以鼓動流俗注周易曰鼓以動之○諸本同臣會汾按

易無此文

羊陟傳司隸校尉許永○永毛本作冰監本作水今從

宋本

岑暉傳父豫為南郡太守○豫監本作像從宋本改

後漢書卷九十七考證